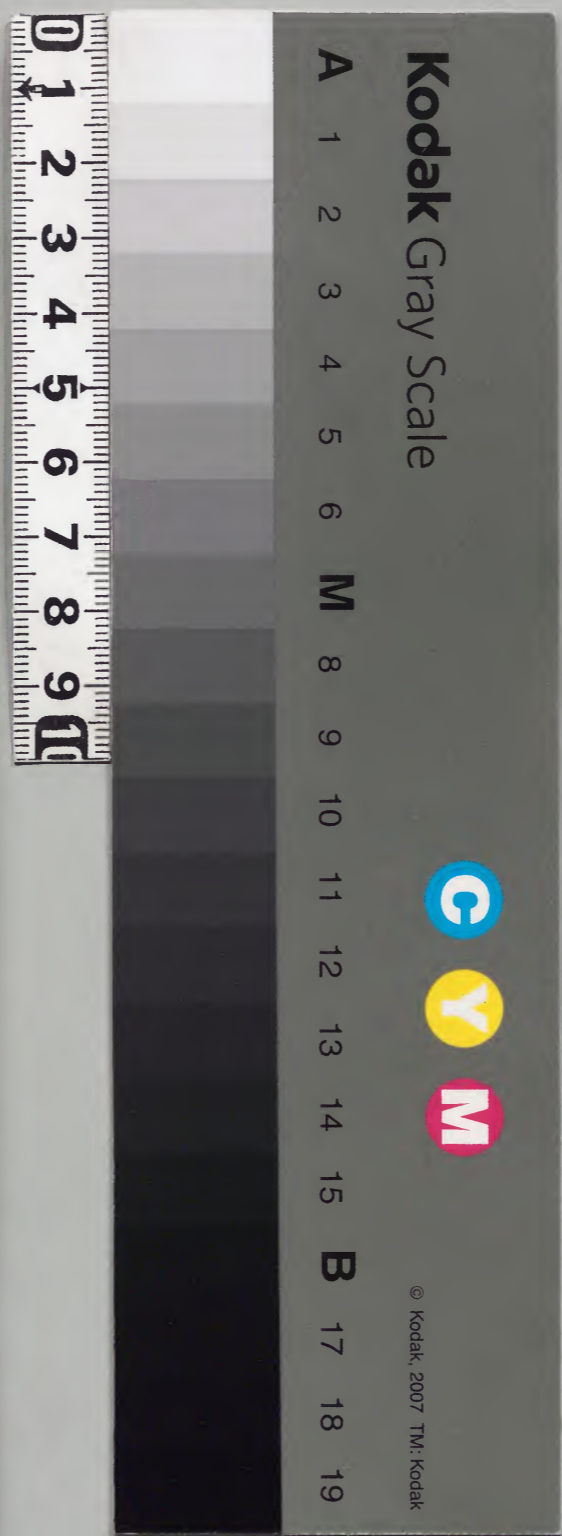


曾澤居匠約

第三

內閣文庫			
函架	冊	號	類
10	10	3	漢書

內閣文庫	
番號	漢 12660
冊數	10 (3)
函號	301 40



雪潭居醫約

三衢徐世蔭較正
三山陳

澈編輯

診法常以平旦

黃帝問曰。診法何如。岐伯對曰。診法常以平旦。陰氣未動。

陽氣未散。飲食未進。經脈未盛。絡脈調勻。氣血未亂。故乃

可診。有過之脈。切脈動靜。而視精明。察五色。觀五藏。有餘

不足。六府強弱。形之盛衰。以此參伍。決死生之分。

解。平旦者。陰陽之交也。凡人身營衛之氣。一晝一夜。

五十周於身。晝則行於陽分。夜則行於陰分。迨至平旦。

復皆會於寸口。故難經曰。寸口者。脈之大會。五藏六府

之所終始也。平旦初寤之時。陰氣正平而未動。陽氣將盛而未散。飲食未進。而穀氣未行。故經脈未盛。絡脈調勻。氣血未至。擾亂。脈體未及。變更。乃可以診有過之脈。有過。言脈不得中而有過失也。夫切脈之動靜。診陰陽也。視目之精明。診神氣也。察五色之變見。診生克邪正也。觀府藏虛實。以診其內。別形容盛衰。以診其外。故凡診病者。必合脈色內外參伍以求。則陰陽表裏虛實寒熱之情無所遁。而先後緩急真假逆從之治無所差。故可以決死生之分。而況於疾病乎。

分部位

尺內兩傍。則季脇也。尺外以候腎。尺裏以候腹。中附上。左外以候肝。內以候鬲。右外以候胃。內以候脾。上附上。右外以候肺。內以候膻中。左外以候心。內以候臍中。前以候前。後以候後。上竟上者。膻喉中事也。下竟下者。小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。

解 尺內者。關前曰寸。關後曰尺。故曰尺內。季脇。小肋也。在脇下兩傍。為腎所近。故自季脇之下。皆尺內主之。尺外。尺脈前半部也。尺裏。尺脈後半部也。前以候陽。後以候陰。人身以背為陽。腎附於背。故外以候腎。腹為陰。故裏以候腹。所謂腹者。凡大小腸膀胱命門。皆在其中。

矣。中附上。言附尺之上。而居乎中者。即關脈也。左外言左關之前半部。內言左關之後半部。餘倣此。肝為陰中之陽藏。而亦附近於背。故外以候肝。內以候鬲。舉鬲而言。則中焦之鬲膜膽府皆在其中矣。抑右關之前。所以候胃。右關之後。所以候脾。脾胃皆中州之官。而以表裏言之。則胃為陽。脾為陰。故外以候胃。內以候脾。上附上。言上又上。則寸脈也。五藏之位。惟肺最高。故右寸之前以候肺。右寸之後以候胃中。胸中者。鬲膜之上皆是也。心肺皆居鬲上。故左寸之前以候心。左寸之後以候膻中。膻中者。兩乳之間。謂之氣海。當心包所居之分也。其中。

前以候前後。以候後者。蓋言上以候上。下以候下也。竟。盡也。言上而盡於上。在脈則盡於魚際。在體則應於胸。喉。下而盡於下。在脈則盡於尺部。在體則應於小腹足中。此脈候上下之事也。

呼吸至數

黃帝問曰。平人何如。岐伯對曰。人一呼脈再動。一吸脈亦再動。呼吸定息脈五動。閏以太息。命曰平人。平人者。不病也。常以不病調病人。醫不病。故為病人。平息以調之。為法人。一呼脈一動。一吸脈一動。曰少氣。人一呼脈三動。一吸脈三動。而躁。尺熱曰病溫。尺不熱。脈滑曰病風。脈濡曰痺。

人一呼脈四動。以上曰死。脈絕不至曰死。乍疎乍數曰死。解。出氣曰呼。入氣曰吸。一呼一吸。總名一息。動至也。再動兩至也。常人之脈。一呼兩至。一吸亦兩至。呼吸定息。謂一息既盡而換息未起之際也。脈又一至。故曰五動。閏餘也。猶閏月之謂。言平人常息之外。間有一息甚長者。是為閏以太息。而又不止五至也。此即平人不病之常度。夫不病者其息勻。病者其息亂。醫者不病。故能為病人平息以調者。以其息勻也。是為調診之法。脈之運行在乎氣。若一呼一吸。脈各一動。則一息二至。減於常人之半矣。以正氣衰竭也。故曰少氣。一呼一吸。脈各

三動。是一息六至矣。難經謂之離經。躁者。急疾之謂。尺熱。言尺中近臂之處。有熱者。必其通身皆熱也。脈數躁而身有熱。故知為病溫。數滑而尺不熱者。陽邪盛也。故當病風。脈濡而痺。濡者不滑也。如雨露沙。滑為血實。氣壅。濡為氣滯。血少。蓋血少則血不行。故當病痺。脈一呼四動。則一息八至矣。况以上乎。難經謂之奪精。四至曰脫精。五至曰死。六至曰命盡。是皆一呼四至以上也。脈絕不至。則元氣已竭。乍疎乍數。則陰陽敗亂。無主。均為死脈。

五藏之氣脈有常數

一日一夜五十營。以營五藏之精。不應數者。名曰狂生。所謂五十營者。五藏皆受氣。持其脉口。數其至也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。五藏皆受氣。四十動一代者。一藏無氣。三十動一代者。二藏無氣。二十動一代者。三藏無氣。十動一代者。四藏無氣。不滿十動一代者。五藏無氣。予之短期。要在終始。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。以為常也。以知五藏之期。予之短期者。乍數乍踈也。

解 夫所謂營者。人之經脉。運行於身者是也。一日一夜。凡五十周。以營五藏之精氣。即如一呼氣行三寸。一吸氣行三寸。呼吸定息。脉行六寸。以一息六寸推之。則

一晝一夜。凡一萬三千五百息。通計五十周於身。則脉行八百一十丈。其有太過不及。而不應此數者。名曰狂生。狂者。猶言妄也。謂五十營者。即五藏所受之氣也。診持脉口。而數其至。則藏氣之衰。王可知矣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。五藏受氣皆足。乃和平之脉也。四十動一代者。五藏中一藏虧損。更三十動二十動十動而一代者。或平脉中忽見奕弱。或斷而復起。皆其藏有所損。氣有所虧。變易若此。均名為代。故可因此以察五藏之氣。欲知五藏之期。其短期者。在夫乍數乍踈。謂脉變代。乃與常代者又不同也。故三部九候等論。皆云乍踈乍數者。死

脉也。

按代脉乃更代之義。種種不同。後世以結促代。竝言。均目之為死脉。豈不誤哉。夫緩而一止者為結。數而一止為促。其至則或三或五或七八至不等。然皆至數分明。起止有力。所主之病。有因氣逆痰壅而為間阻者。有因血氣虛脫而為斷續者。有因生平稟受多滯。脉道不流利者。此自結促之謂也。至於代脉之辨。則有不同。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。乃至數之代。若脉本平勻。而忽強忽弱者。乃形體之代。又若脾主四季。而隨時更代者。乃氣候之代。皆非謂代乃止也。繇此觀之。代脉本不一。但當

各因其變而察其情。設不明此義。槩謂之代。非惟失經旨。即於脉象之吉凶。皆茫然莫知所辨矣。又烏足以言診哉。

三部九候

黃帝問曰。余聞九鍼於夫子。衆多博大。不可勝數。余願聞要道。以屬子孫。傳之後世。著之骨髓。藏之肝肺。軟血而受。不敢妄泄。令合天道。必有終始。上應天光。星辰歷紀。下副四時五行。貴賤更立。冬陰夏陽。以人應之。奈何。願聞其方。岐伯對曰。妙乎哉。問也。此天地之至數。帝曰。願聞天地之至數。合於人形血氣。通決死生。為之奈何。岐伯曰。天地之

至數始於一。終於九焉。一者天。二者地。三者人。因而三之。三三者九。以應光野。故人有三部。部有三候。以決死生。以度百病。以調虛實。而除邪疾。帝曰。何謂三部。岐伯曰。有下部。有中部。有上部。部各有三候。三候者。有天。有地。有人也。必指而導之。乃以為真。上部天。兩頰之動脈。上部地。兩頰之動脈。上部人。耳前之動脈。中部天。手太陰也。中部地。手陽明也。中部人。手少陰也。下部天。足厥陰也。下部地。足少陰也。下部人。足太陰也。故下部之天。以候肝。地。以候腎。人以候脾胃之氣。帝曰。中部之候奈何。岐伯曰。亦有天。亦有地。亦有人。天。以候肺。地。以候胞中之氣。人以候心。帝曰。上

部。以何候之。岐伯曰。亦有天。亦有地。亦有人。天。以候頭角之氣。地。以候口齒之氣。人以候耳目之氣。三部者。各有天。各有地。各有入。三而成天。三而成地。三而成人。三而三之。合則為九。九分為九野。九野為九藏。故神藏五。形藏四。合為九藏。五藏已敗。其色必夭。天必死矣。帝曰。以候奈何。岐伯曰。必先度其形之肥瘦。以調其氣之虛實。實則瀉之。虛則補之。必先去其血脈。而後調之。無問其病。以平為期。解。所謂至數者。天地雖大。萬物雖多。莫能出乎數者也。然數始於一。而終於九。乃天地自然之數。如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兩儀生四象。四象生八卦。而太極運行乎

其中陽九之數也。夫一者奇也。故應天。二者偶也。故應地。三者參也。故應人。故曰天開於子。地闢於丑。人生於寅。所謂三才也。三而三之。以應九野。九野者。即洛書九官。禹貢九州之義。故天地人。言上中下。謂之三才。以人身而言。上中下。謂之三部。於三部中。而各分其三。謂之三候。三而三之。是謂三部九候。其通身經隧。繇此出入。故可以決死生。慶百病。調虛實。而除邪疾也。其上部天地人。謂其脈在頭面。中部天地人。謂其脈在手。下部天地人。謂其脈在足。然各部俱有所候。候者。謂候其病情。度者。謂度其虛實。形之肥瘦者。鍼有深淺。病有虛實者。

治有補瀉之殊也。必先去其血。而後調之。謂有瘀血在脈。而為壅塞者。必先刺去壅滯。而後可調虛實也。以平為期。若凡病甚者。奏功非易。故不必問其效之遲速。但當以血氣和平為期則耳。

七診

帝曰。何以知病之所在。岐伯曰。察九候。獨小者病。獨大者病。獨疾者病。獨遲者病。獨熱者病。獨寒者病。獨陷下者病。解。此言九候之中。而復有七診之法。謂脈失其常。而獨大。獨小。獨疾。獨遲。獨寒。獨熱。獨陷下。此皆病之所在也。寒熱又當分其病之在上在下。在表在裏可矣。陷下。

沉伏不起也。此雖以三部九候為言。而於氣口部位。類推為用。亦惟此法。

診有十度。診有陰陽。

診有十度。度人。脉度。藏度。肉度。筋度。俞度。陰陽氣盡。人病自具。脉動無常。散陰頗陽。脉脱不具。診無常行。診必上下。度民君卿。受師不卒。使術不明。不察逆從。是為妄行。恃雌失雄。棄陰附陽。不知并合。診故不明。傳之後世。反論自章。至陰虛。天氣絕。至陽盛。地氣不足。陰陽並交。至人之所行。陰陽並交者。陽氣先至。陰氣後至。是以聖人持診之道。先後陰陽而持之。奇恒之勢。乃六十首。診合微之事。追陰陽

之變。章五中之情。其中之論。取虛實之要。定五度之事。知此乃足以診。是以切陰不得陽。診消亡。得陽不得陰。守學不湛。知左不知右。知右不知左。知上不知下。知先不知後。故治不久。知醜知善。知病不知病。知高知下。知坐知起。知行知止。用之有紀。診道乃具。萬世不殆。起所有餘。知所不足。度事上下。脉事因格。是以形弱氣虛死。形氣有餘。脉氣不足死。脉氣有餘。形氣不足生。

解 診法雖有十度。而總不外乎陰陽也。十度。謂脉藏肉筋俞。是為五度。左右相同。各有其二。二五為十也。凡此十度者。人身陰陽之理盡之矣。故人之疾病。亦無不

具見於此。脉動無常。言脉無常體。散陰頗陽。言陰氣散失者。脉頗顛陽也。脉頗顛陽而無根者。非真陽之脉也。此其脉有所脫。而陰陽不全具矣。診此者。乃可以陰陽之常法行也。故見其陰。必察其陽。見其陽。必察其陰。使不知陰陽逆從之理。并合之妙。是真庸者耳。診焉得明理。既不明。而妄傳後世。則其謬言反論。終必自章露也。其至陰至陽。即天地之道也。設有乖離。敗亂乃至。所謂至陰虛者。言地氣若衰而不升。不升則無以降。故天氣絕。至陽盛者。言天氣若亢而不降。不降則無以升。故地氣不足。夫陰陽並交者。乃陰陽不相失。而得其和平。

也。此其調攝之妙。惟至人乃能行之。所謂陽氣先。陰氣後。假若脉數者為陽。遲者為陰。表者為陽。裏者為陰。至者為陽。去者為陰。進者為陽。退者為陰。發生者為陽。收者為陰。陽之行速。陰之行遲。故陰陽並交者。必陽先至。而陰後至。是以聖人之持診。無他在。察陰陽先後而已。奇恒者。異與常之別也。診合微之事者。參諸診之法。而合其精微也。追陰陽之變者。求陰陽盛衰之變也。章明也。五中。五藏也。五度。即前十度也。必能會此數者。而參伍其妙。斯足以言診矣。切陰不得陽。診消亡者。言人生以陽為主。不得其陽。焉得不亡。夫陰亦真藏也。若但

知陽而不知陽中有陰。及陰平陽秘之道者。是為偏守其學。亦屬不明。如左右上下先後者。皆陰陽之道也。使不知左右。則不明升降之理。不知上下。則不明清濁之宜。不知先後。則不明緩急之用。安望其久安長治。而萬世不殆哉。故凡病之善惡。形之動靜。皆所當辨。能明此義。而用之有紀。診道斯備。故可萬世無殆矣。紀條理也。殆。危也。言起者。乃興起也。而將治其有餘。即當察其不足。蓋邪氣多有餘。正氣多不足。若只知有餘。而忘其不足。則取敗之道也。此示人以根本當慎之意。復能度形情之高下。則脉事因之可格至而知也。形弱氣虛。中外

俱敗。故死也。如外貌無恙。藏氣已壞。故形氣有餘。脉氣不足。亦死也。脉氣有餘。形氣不足者。藏氣未傷。形雖衰而無害。故生也。此節言十度。言陰陽。言形氣。脉氣。皆不外盛衰之義也。

診有大方

正以診有大方。坐起有常。出入有行。以轉神明。必清必淨。上觀下觀。司八正邪。別五中部。按脉動靜。循尺滑瀉。寒溫之意。視其大小。合之病能。逆從以得。復知病名。診可十全。不失人情。故診之。或視息視意。故不失條理。道甚明察。故能長久。不知此道。失經絕理。亡言妄期。此謂失道。

解大方者。醫家之大法也。坐起有常。則舉動不苟。而先正其身。身正於外。心必隨之。故診之大方。必先乎此。行德行也。醫以活人為心。其於出入之時。念念皆真。無一不敬。則德能動天。誠能格心。故可以轉運周旋。而無往弗神矣。必清必淨。則心專志一。而神明見。然後上觀之。以察其形色聲音。下觀之。以察其形體逆順。司候也。別審也。候八節八風之正邪。以察其表。審五藏五行之部位。以審其裏。按脉動靜。可別陰陽。滑濇寒溫。可知虛實。凡脉滑則尺之皮膚亦滑。脉濇則尺之皮膚亦濇。脉寒則尺之皮膚亦寒。脉溫則尺之皮膚亦溫。故循尺即

可以知之。循揣摩也。大小二便也。二便為約束之門戶。門戶不要。則倉廩不藏。得守者生。失守者死。故視其大小。以合病能之情狀之謂。反者為逆。順者為從。必得逆從。必知病名。庶有定見。而無差謬。診如上法。庶可十全。其於人情。尤不可失也。視息者。察呼吸以觀其氣。視意者。察形色以觀其情。凡此諸法。皆診有大方。診可十全之道。知之者。故能不失條理。條之者。猶幹之有枝。理之者。猶物之有脉。即脉絡網紀之謂。不知此道。則亡言妄期。未有不殆者矣。

脉合四時陰陽規矩

帝曰。脉其四時動奈何。知病之所在奈何。知病之所變奈何。知病乍在內奈何。知病乍在外奈何。請問此五者。可得聞乎。岐伯曰。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。萬物之外。六合之內。天地之變。陰陽之應。彼春之暖。為夏之暑。彼秋之忿。為冬之怒。四變之動。脉與之上下。以春應中規。夏應中矩。秋應中衡。冬應中權。是故冬至四十五日。陽氣微上。陰氣微下。夏至四十五日。陰氣微上。陽氣微下。陰陽有時。與脉為期。而相失。如脉所分之有期。故知死時。微妙在脉。不可不察。之有紀。從陰陽始。之有經。從五行生。之有度。四時為宜。補瀉勿失。與天地如一。得一之精。以知死生。是

故聲合五音。色合五行。脉合陰陽。是故持脉有道。虛靜為保。春日浮。如魚之遊在波。夏日在膚。泛泛乎萬物有餘。秋日下膚。蟄蟲將去。冬日在骨。蟄蟲周密。君子居室。故曰知內者。按而紀之。知外者。終而始之。此六者。持脉之大法。解。凡此五者。即陰陽五行之理。而陰陽五行。即天地之道。故伯以天運轉大為對。則五者之變動。盡乎其中矣。物在天中。天在物外。天地萬物。本同一氣。凡天地之變。即陰陽之應。故春之暖者。為夏暑之漸也。秋之忿者。為冬怒之漸也。春生夏長。秋收冬藏。是即陰陽四變之動。而脉亦隨之。以上下也。規者。所以為員之器。春氣發

生員活而動。故應中規。而人脈應之。所以員活也。矩者。所以為方之器。夏氣茂盛。極而止。故應中矩。而人脈應之。所以洪大方正也。衡平也。秤橫也。秋氣萬寶俱成。平於地面。故應中衡。而人脈應之。所以浮毛而見於外也。權秤錘也。冬氣閉藏。故應中權。而人脈應之。所以沉石而伏於內也。凡茲規矩權衡者。皆發明陰陽升降之理。以合乎四時脈氣之變象也。冬至一陽生。故冬至後四十五日。以至立春。陽氣以漸而微上。陽微上。則陰微下矣。夏至一陰生。故夏至後四十五日。以至立秋。陰氣以漸而微上。陰微上。則陽微下矣。此所謂陰陽有時也。

與脈為期者。脈隨時而變遷也。期而相失者。謂春規夏矩。秋衡冬權。不合於度也。如脈所分者。謂五藏之脈。各有所屬也。分之有期者。謂哀王各有其時也。知此則知死生之時矣。脈之微妙。亦惟陰陽五行為之經紀。而陰陽五行之生。各有其度。如陽生於冬至。陰生於夏至。木生於亥。火生於寅。金生於巳。水土生於申。此四時生。王各有其宜也。紀綱紀也。經常也。即大綱小紀之義。天地之道。不足則當補。有餘則當瀉。補瀉不失其宜。則與天地之道如一矣。一之精者。天人一理之精微也。知天道之所以精微者。則知人之所以死生矣。聲合宮商角

徵羽。色合金木水火土。脉合四時陰陽。雖三者若乎有分。而理則一也。凡持脉之道。一念精誠。最嫌擾亂。故必虛其心。靜其志。纖微無間。而診道斯為全矣。保不失也。脉得春氣。雖浮動而未全出。故如魚之遊在波也。脉得夏氣。則洪盛於外。故泛泛乎如萬物之有餘也。脉得秋氣。則洪盛漸歛。故如欲蟄之蟲將去也。脉得冬氣。沉伏在骨。故如蟄蟲之周密。君子之於斯時。亦當體天地閉藏之道。而居於室也。內言藏氣藏象有位。故可按而紀之。外言經氣經脉有序。故可終而始之。然必知此四時內外六者之法。則脉之時動。病之所在。及病變之。或內

或外。皆可得而知也。故為持脉之大法。

四時藏脉病有太過不及

黃帝問曰。春脉如弦。何如。而弦。岐伯曰。春脉者肝也。東方木也。萬物之所以始生也。故其氣來奩弱輕虛而滑。端直以長。故曰弦。反此者病。帝曰。何如。而反。岐伯曰。其氣來實而強。此謂太過。病在外。其氣來不實而微。此為不及。病在中。帝曰。春脉太過與不及。其病皆何如。岐伯曰。太過則令人善忘。忽忽眩冒而癩疾。其不及則令人脰痛引臂。下則兩脇脹滿。帝曰。善。夏脉如鈎。何如。而鈎。岐伯曰。夏脉者心也。南方火也。萬物之所以盛長也。故其氣來盛去衰。故曰

鉤。反此者病。帝曰：何如而反？岐伯曰：其氣來盛去亦盛。此謂太過。病在外。其氣來不盛去反盛。此謂不及。病在中。帝曰：夏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為浸淫。其不及則令人心煩。上見欬唾。下為氣泄。帝曰：善。秋脉如浮。何如而浮？岐伯曰：秋脉者肺也。西方金也。萬物之所以收成也。故其氣來輕虛以浮。來急去散。故曰浮。反此者病。帝曰：何如而反？岐伯曰：其氣來毛而中央堅。兩傷虛。此謂太過。病在外。其氣來毛而微。此謂不及。病在中。帝曰：秋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。愠愠然。其不及則令人喘。呼吸少氣。

而欬。上氣見血。下聞病音。帝曰：善。冬脉如營。何如而營？岐伯曰：冬脉者腎也。北方水也。萬物之所以合藏也。故其氣來沉以搏。故曰營。反此者病。帝曰：何如而反？岐伯曰：其氣來如彈石者。此謂太過。病在外。其去如數者。此謂不及。病在中。帝曰：冬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太過則令人解。春脉痛而少氣不欲言。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。眇中清。春中痛。少腹滿。小便變。帝曰：善。帝曰：四時之序。逆從之變異也。然脾脉獨何主？岐伯曰：脾脉者土也。孤藏以灌四傍者也。帝曰：然則脾善惡可得見之乎？岐伯曰：善者不可得見。惡者可見。帝曰：惡者何如可見？岐伯曰：其

來如水之流者。此謂太過。病在外。如鳥之喙者。此謂不及。病在中。帝曰。夫子言脾為孤藏。中央土。以灌四傍。其太過與不及。其病皆何如。岐伯曰。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。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。名曰重強。帝瞿然而起。再拜稽首曰。善。吾得脉之大要。天下至數。五色脉變。揆度奇恒。道在於一。神轉不迴。迴則不轉。乃失其機。至數之要。迫近以微。著之王板。藏之藏府。每旦讀之。名曰玉機。

解。春脉弦者。端直以長。狀如弓弦。有力也。然與弱輕。虛而滑。則弦中自有和意。其氣來實而強。弦之過也。其氣來不實而微。弦之不及也。皆為弦脉之反。太過者病。

在外。不及者病在中。蓋外病多有餘。內病多不足。此其常也。夫令人善忘。其忘當作怒者。本神篇曰。肝氣虛則怒。實則怒。又云。歲木太過。甚則忽忽。善怒。眩冒。顛疾。忽。恍惚。不爽也。胃悶昧也。顛疾。疾在頂巔也。足厥陰之脉。會於巔上。貫隔布脇肋。故其病如此。夏脉鉤者。舉指來盛。去勢似衰。蓋脉盛於外。而去則無力。陽之盛也。其氣來盛去亦盛。鉤之過也。其來不盛去反盛。鉤之不及也。皆為鉤脉之反。去反盛者。非強盛之謂。凡脉自骨肉之分。出於皮膚之際。謂之來。自皮膚之際。還於骨肉之分。謂之去。來不盛去反盛者。言來則不足。去則有餘。即

消多長少之意。夏脉太過。則陽有餘而病在外。故令人身熱。膚痛。而浸淫流布於形體。不及則君火衰。而病在內。故上為心氣不足而煩心。虛陽侵肺而欬唾。下為不固而氣泄。以本經脉起心中。出屬心系。下隔絡小腸。又從心系却上肺故也。秋脉浮者。輕虛之謂。來急去散。以秋時陽氣尚在皮毛。中央堅。浮而中堅也。凡浮而太過。浮而不及。皆浮之反。而病在內。在外。即上所言太過不及也。肺脉起中焦。下絡大腸。還循胃口。上膈屬肺。其藏附背。故太過則逆氣為壅。而背痛見於外。愠愠悲鬱貌。其不及則喘欬短氣。氣不歸原。所以上氣陰虛內損。所

以見血。下聞病音。謂喘息則喉下有聲也。冬脉營者。營壘之謂。如士卒之團聚不散。亦沉石之義也。脉來如彈石者。其至堅強。營之太過。病在外也。其去如數者。動止疾促。營之不及。病在內也。蓋數本屬熱。而此真陰虧損之脉。亦必緊數。然愈虛則愈數。原非陽實熱之數。故云如數。則辨析之意深矣。此而一差。禍如反掌也。冬脉太過。陰邪勝也。邪氣勝。則腎氣傷。真陽虛。故令人四體懈怠。舉動不精。是謂解休。脊痛者。腎脉之所至也。腎藏精。精傷則無氣。故少氣不欲言。皆病之在外也。其不及則真陰虛。虛則心腎不交。故令人心懸而怯。如病飢也。季

脇下空軟之處曰眇中。腎之旁也。腎脉貫脊。屬腎絡膀胱。故為脊痛。腹滿小便變等證。變者謂或黃或赤。或為遺淋。或為癃閉之類。繇腎水不足而然。是皆病之在中也。夫肝心肺腎之脉。既分四時。而逆從之變。自皆有異。然脾亦一歲。當有所主也。脾屬土。土為萬物之本。故運行水穀。化津液以灌溉於肝心肺腎之四藏者也。土無定位。分王四季。故稱為孤藏。脾無病。則灌溉周而四藏安。不知脾力之何有。故善者不可得見。脾病則四藏亦隨而病。故惡候見。如水之流者。滑而動也。故為太過。而病在外。如鳥之喙者。銳而短也。故為不及。而病在內。脾

土太過。病在外。故令人四肢不舉。以脾主四肢。而濕勝之也。不及。病在中。故令人九竅不通。以脾氣弱。則四藏皆弱。而氣不行也。重強。不柔和貌。沉重拘強也。瞿然。敬肅貌。道在於一言。至數脉變。雖多。而理則一而已。神。即化生之理。不息之機也。五氣循環。不愆其序。是為神轉。不迴。若卻而迴返。則逆其常候。而不能運轉。乃失生氣之機矣。至數之要。即道在於一。是誠切近人身。而最稱精微者也。著之玉板。以傳不朽。藏之藏府。以志不忘。名曰玉機。以璇璣玉衡。可窺天道。而此篇神理。可窺人道。故以並言。而實則珍重之辭也。

脉分四時無胃曰死

平人之常氣稟於胃。胃者平人之常氣也。人無胃氣曰逆。逆者死。春胃微弦曰平。弦多胃少曰肝病。但弦無胃曰死。胃而有毛曰秋病。毛甚曰今病。藏真散於肝。肝藏筋膜之氣也。夏胃微鉤曰平。鉤多胃少曰心病。但鉤無胃曰死。胃而有石曰冬病。石甚曰今病。藏真通於心。心藏血脉之氣也。長夏胃微稟弱曰平。弱多胃少曰脾病。但代無胃曰死。稟弱有石曰冬病。弱甚曰今病。藏真濡於脾。脾藏肌肉之氣也。秋胃微毛曰平。毛多胃少曰肺病。但毛無胃曰死。毛而有弦曰春病。弦甚曰今病。藏真高於肺。以行榮衛陰陽

也。冬胃微石曰平。石多胃少曰腎病。但石無胃曰死。石而有鉤曰夏病。鉤甚曰今病。藏真下於腎。藏骨髓之氣也。胃之大絡名曰虛里。貫膈絡肺。出於左乳下。其動應衣。脉宗氣也。盛喘數絕者。則病在中。結而橫有積矣。絕不至曰死。乳之下。其動應衣。宗氣泄也。

解 土得天地中和之氣。長養萬物。分王四時。而人胃應之。凡平人之常。受氣於穀。入於胃。五藏六府。皆以受氣。故胃為藏府之本。此胃氣者。實平人之常氣。有不。可以一刻無者。無則為逆。則死矣。春令木王。其脉當弦。但宜微弦。而不至太過。是得春胃之克和也。故曰平。

弦多者過於弦也。胃少者少和緩也。是肝邪之勝。胃氣之衰。故為肝病。但弦急而無充和之氣者。是春時胃氣已絕。而肝之真藏見也。故曰死。毛為秋脉。屬金。春時得之。是為賊邪。以胃氣尚存。故至秋而後病。春脉毛甚。則木被金傷。故不必至秋。今即病矣。春木用事。其氣升散。故藏真之氣散於肝。而肝之所藏。則筋膜之氣也。夏令火王。其脉當鉤。但宜微鉤。不至太過。是得夏胃之和也。故曰平。鉤多者過於鉤也。胃少者少克和也。是心火偏勝。胃氣偏衰。故為心病。但有鉤盛而無平和之氣者。是夏時胃氣已絕。而心之真藏見也。故死。石為冬脉。屬水。

夏時得之。是為賊邪。以胃氣尚存。故至冬而後病。夏脉石甚。則無胃氣。火被水傷已深。故不必至冬。今即病矣。夏火用事。其氣炎上。故藏真之氣通於心。而心之所藏。則血脉之氣也。長夏屬土。雖主建未之月。然實兼辰戌丑未四季之月為言也。四季土王之時。脉當奕弱。但宜微有奕弱。而不至太過。是得長夏胃氣之和緩也。故曰平。弱多胃少。則過於弱。而胃氣不足。以土王之時而得之。是弱過甚。故為脾病。代更代也。脾主四季。脉當隨時而更。然必欲皆兼和奕。方得脾脉之平。若四季相代。而但弦但鉤但毛但石。是但代無胃。見真藏也。故曰死。石

為冬脉屬水。長夏陽氣正盛。而見沉石之脉。以火土氣衰。而水反盛也。故至冬而病。弱甚之弱。當作石。長夏石盛者。火土大衰。故不必至冬。今即病矣。長夏濕土用事。其氣濡潤。故藏真之氣濡於脾。而脾之所藏。則肌肉之氣也。秋令金王。其脉當毛。但宜微毛。而不及太過。是得秋胃之和也。故曰平。毛多胃少。是金氣偏勝。而少和緩之氣也。故為肺病。但毛無胃。是秋時胃氣已絕。而肺之真藏見也。故死。弦為春脉屬木。秋時得之。以金氣衰。而木反乘也。故至春木王時而病。秋脉弦甚。是金氣大衰。而木寡於畏。故不必至春。今即病矣。秋金用事。其氣清

肅。肺處上焦。故藏真之氣高於肺。肺主乎氣。而營行脉中。衛行脉外者。皆自肺宣布。故以行營衛陰陽也。冬令水王。脉當沉石。但宜微石。而不至太過。是得冬胃之和也。故曰平。石多胃少。是水氣偏勝。反乘土也。故為腎病。但石無胃。是冬時胃氣已絕。而腎之真藏見也。故死。鉤為夏脉屬火。冬時得之。以水氣衰。而火反侮也。故至夏火王時而病。冬脉鉤甚。是水氣大衰。而火寡於畏。故不必至夏。今即病矣。冬水用事。其氣閉藏。故藏真之氣下於腎。而腎之所藏。則骨髓之氣也。胃之大絡。言胃氣所出之大絡也。名曰虛里。其脉從胃貫膈。上絡於肺。而出

左乳之下。其動應於衣。是為經脉之宗。故曰脉宗氣也。宗主也。本也。蓋宗氣積於膻中。化於水穀。而出於胃也。若虛里動甚。而如喘。或數急。而兼斷絕者。繇中氣不守。而然。或曰病在中。胃氣之出。必繇左乳之下。若有停阻。則結橫為積。故凡患癥者。多在左肋之下。因胃氣積滯。而然。虛里脉絕者。宗氣絕也。故必死。前言應衣者。言其微動。似乎應衣。可驗虛里之胃氣。此言應衣者。言其大動。真有若與衣俱振者。是宗氣不固。而大泄於外。中虛之候也。按虛里跳動。最為虛損病本。故凡患陰虛勞怯。則心下

多有跳動。及為驚悸慌張者。是即此証。人止知其心跳。而不知為虛里之動也。但動之微者。病尚微。動之甚者。病則甚。亦可因此以察病之輕重。凡患此者。余常以純甘壯水之劑。填補真陰。活者多矣。然經言宗氣之泄。而余謂真陰之虛。其說似左。不知者必謂謬誕。愚請竟其義焉。夫穀入於胃。以傳於肺。五藏六府。皆以受氣。是繇胃氣而上為宗氣也。氣為水母。氣聚則水生。是繇肺氣而下生腎水也。今胃氣傳之肺。而腎虛不能納。故宗氣泄於上。則腎水竭於下。腎愈虛。則氣愈無所歸。氣不歸。則陰愈虛矣。氣水同類。當求相濟。故凡欲納氣歸原者。

惟有補陰以配陽一法。

逆從四時無胃亦死。

岐伯曰。脈從陰陽。病易已。脈逆陰陽。病難已。脈得四時之順。曰病無他。脈反四時。及不間歲。曰難已。脈有逆從四時。未有藏形。春夏而脈瘦。秋冬而脈浮大。命曰逆四時也。風熱而脈靜。泄而脫血。脈實病在中。脈虛病在外。脈濇堅者。皆難治。命曰反四時也。人以水穀為本。故人絕水穀則死。脈無胃氣亦死。所謂無胃氣者。但得真藏脈。不得胃氣也。所謂脈不得胃氣者。肝不弦。腎不石也。

解 陰病得陰脈。陽病得陽脈。謂之從。從者易已。脈病

相反者為逆。逆者難已。春得弦。夏得鉤。秋得毛。冬得石。謂之順。四時雖曰有病。無他虞也。脈反四時。謂春不得弦。夏不得鉤。秋不得毛。冬不得石也。及不間藏。皆為難已。不間藏者。如木必乘土。則肝病傳脾。土必乘水。則脾病傳腎之類。是皆傳其所勝。不相假借。脈証得此。均名鬼賊。其氣相殘。為病必甚。若間其所勝之藏。而傳其所生。雖病亦微。逆反也。從順也。凡脈之逆從四時者。雖未有真藏之形。見若春夏以木火之令。脈當浮大。而反見瘦小。秋冬以金水之令。脈當沉細。而反見浮大者。是皆逆四時也。風熱者。陽邪也。脈宜大而反靜。泄而脫血。傷

其陰也。脉宜虛而反實。病在藏中。脉當有力而反虛。病在肌表。脉當浮滑而反濡堅者。皆為相反難治之証。亦猶脉之反四時也。人生所賴者水穀。故胃氣以水穀為本。而五藏又以胃氣為本。若脉無胃氣。而真藏之脉獨見者死。即前篇所謂但弦無胃。但石無胃之類是也。然但弦但石。雖為真藏。若肝無氣則不弦。腎無氣則不石。亦繇五藏不得胃氣而然。與真藏無胃者等耳。

黃帝曰。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。脉之盛衰。病之新故。乃治之無後。其時形氣相得。謂之可治。色澤以浮。謂之易已。脉從四時。謂之可治。脉弱以滑。是有胃氣。命曰易治。取之以

時。形色相失。謂之難治。色天不澤。謂之難已。脉實以堅。謂之益甚。脉逆四時。為不可治。必察四難而明告之。所謂逆四時者。春得肺脉。夏得腎脉。秋得心脉。冬得脾脉。其至皆懸絕沉瀯者。命曰逆四時。未有藏形。於春夏而脉沉瀯。秋冬而脉浮大。名曰逆四時也。病熱脉靜。泄而脉大。脫血而脉實。病在中。脉實堅。病在外。脉不實堅者。皆難治。

解。察其形氣色澤。脉之盛衰。病之新故者。是即六一難。所謂望聞問切之法也。既得病情。便當速治。若後其時。病必日深。此切戒之詞也。形盛氣盛。形虛氣虛。是相得也。澤潤也。浮明也。顏色明潤者。病必易已也。脉順

四時者其氣和故可治。穀氣來也徐而和故脉弱以滑者。是得胃氣命曰易治也。形盛氣虛氣盛形虛皆為相失。天晦惡也。不澤枯焦也。邪氣來也緊而疾故實以堅者。病必益甚。脉逆四時所謂不治必察四難。如形氣色脉難治者也。明告病家欲其預知吉凶庶無後怨。春得肺脉。金尅木也。夏得腎脉。水尅火也。秋得心脉。火尅金也。冬得脾脉。土尅水也。加之懸絕沉瀯則陰陽偏絕無復克和之胃氣矣。是逆四時之脉也。蓋言脉與時逆者難治。脉與証逆者亦難治也。如病熱脉靜者陽証得陰脉也。泄而脉大脫血而脉實者正衰而邪進也。病在中

脉實堅病在外。脉不實堅者皆難治。與上文平人氣象論者似乎相反。但上文云病在中脉虛言內積之實者。脉不宜虛也。此云病在中脉實堅言內傷之虛者。脉不宜實堅也。前云病在外脉瀯堅言外邪之盛者。不宜瀯堅。以瀯堅為沉陰也。此言病在外脉不實堅言外邪方熾者。不宜無力。以不實堅為無陽也。四者之分。總皆正不勝邪之脉。故曰難治。

五藏平病死脉胃氣為本

夫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。如循琅玕。曰心平。夏以胃氣為本。病心脉來喘喘連屬。其中微曲。曰心病。死心脉來前曲

後居如操帶鉤。曰心死。平肺脉來。厭厭聶聶。如落榆莢。曰肺平。秋以胃氣為本。病肺脉來。不上不下。如循雞羽。曰肺病。死肺脉來。如物之浮。如風吹毛。曰肺死。平肝脉來。奕弱招招。如揭長竿末梢。曰肝平。春以胃氣為本。病肝脉來。盈實而滑。如循長竿。曰肝病。死肝脉來。急益勁。如新張弓弦。曰肝死。平脾脉來。和柔相離。如鷄踐地。曰脾平。長夏以胃氣為本。病脾脉來。實而盈數。如雞舉足。曰脾病。死脾脉來。銳堅如鳥之喙。如鳥之距。如屋之漏。如水之流。曰脾死。平腎脉來。喘喘累累如鉤。按之而堅。曰腎平。冬以胃氣為本。病腎脉來。如引葛。按之益堅。曰腎病。死腎脉來。發如奪索。

辟辟如彈石。曰腎死。

解 琅玕似珠。脉來中手如連珠。如琅玕者。言其盛滿滑利。即微鉤之義也。是為心之平脈。喘喘連屬。急促相仍也。其中微曲。即鉤多胃少之義。故曰心病。操持也。前曲者。謂輕取則堅強而不柔。後居者。謂重取則牢實而不動。如持革帶之鉤。而全失充和之氣。是但鉤無胃也。故曰心死。厭厭聶聶。衆苗齊秀貌。如落榆莢。輕浮和緩貌。即微毛之義也。是為肺之平脈。不上不下。往來瀯滯也。如循雞羽。輕浮而虛也。亦毛多胃少之義。故曰肺病。如物之浮。空虛無根也。如風吹毛。散亂無緒也。亦但毛

無胃之義故曰肺死。招招猶迢迢也。揭高舉也。高揭長竿。梢必柔。即和緩弦長之義。是為肝之平脉。盈實而滑。弦之甚過也。如循長竿無末梢之和。亦弦多胃少之義。故曰肝病勁強急也。如新張弓弦。弦之甚也。亦但弦無胃之義。故曰肝死和柔。雍容不迫也。相離勻淨分明也。如雞踐地。從容輕緩也。此即克和之氣。亦微。弱之義。是為脾之平脉。實而盈數。強急不和也。如鷄舉足。輕疾不緩也。實而盈數。失中和之氣。故曰脾病如鳥之喙。如鳥之距。言堅銳不柔也。如屋之漏。點滴無倫也。如水之流。去而不返也。是皆脾氣絕而怪脉見。亦但代

無胃之義。故曰脾死。冬脉沉石。故按之而堅。若過於石。則沉伏不振矣。故必喘喘累累。如心之鈎。陰中藏陽。而得微石之義。是為腎之平脉。脉如引葛。堅搏牽連也。按之益堅。石甚不和也。亦石多胃少之義。故曰腎病。索如相奪。其勁必甚。辟辟如彈石。其堅必甚。即但石無胃之義。故曰腎死。

按十五難所載平病死脉。與本經互有異同。如以厭厭。鼻鼻。如循榆葉為春平。如雞舉足為夏病。藹藹如車蓋。按之而益大。曰秋平。按之蕭索。如風吹毛。曰秋死。上大下兌。濡滑如雀之喙。曰冬平。啄啄連屬。其中微曲。曰冬

病來如解索。去如彈石。曰冬死。此皆與本經之不同者也。至於如引葛。如奪索。如鳥之喙。如鳥之距。與弱招招。如揭長竿末梢。喘喘累累。如鈎而堅之顛。又皆不載。不知何故。異同顛倒若此。意者其必有誤。或別有所謂耶。且難經之義。原出內經。學者當以本經為主。

三陽脉體

太陽脉至。洪大以長。少陽脉至。乍數乍疎。乍短乍長。陽明脉至。浮大而短。

解。此言人之脉氣。必隨天地陰陽之化。而為之卷舒也。太陽之氣。王於穀雨後六十日。是時陽氣太盛。故其

脉洪大而長也。少陽之氣。王於冬至後六十日。是時陽氣尚微。陰氣未退。故長數為陽。疎短為陰。而進退未定也。陽明之氣。王於雨水後六十日。是時陽氣未盛。陰氣尚存。故脉雖浮大而仍兼短也。

六經獨至病脉分治

太陽蔽獨至。厥喘虛氣逆。是陰不足。陽有餘也。表裏當俱瀉。取之下俞。陽明蔽獨至。是陽氣重并也。當瀉陽補陰。取之下俞。少陽蔽獨至。是厥氣也。驕前卒大。取之下俞。少陽獨至者。一陽之過也。太陰蔽搏者。用心省真。五脉氣少。胃氣不平。三陰也。宜治其下俞。補陽瀉陰。一陽獨嘯。少陽厥

也。陽并於上。四脉争張。氣歸於腎。宜治其經絡。瀉陽補陰。一陰至。厥陰之治也。真虛痛心。厥氣留薄。發為白汗。調食和藥。治在下俞。帝曰。太陽藏何象。岐伯曰。象三陽而浮也。帝曰。少陽藏何象。岐伯曰。象一陽也。一陽藏者。滑而不實也。帝曰。陽明藏何象。岐伯曰。象太浮也。太陰藏搏。言伏鼓也。二陰搏至。腎沉不浮也。

解。此言藏氣不和。而有一藏太過者。氣必獨至。諸證不同。鍼治亦異也。太陽者。膀胱經也。太陽獨至。則為厥逆。為喘氣。為虛氣。衝逆於上。蓋膀胱與腎為表裏。皆水藏也。以水藏而陽氣獨至。則陽有餘。陰不足矣。當於二

經。取其下俞。膀胱下俞。名束骨。腎經之俞。名太谿。腎陰不足而亦瀉之。以陽邪俱盛也。故必表裏兼瀉。而後可遏其勢。陽明者。足陽明胃經也。陽明為十二經脉之海。而行氣於三陽。若其獨至。則陽氣因邪而重。并於本藏。故當瀉胃之陽。補脾之陰。而取之下俞也。陽明之俞。名陷谷。太陰之俞。名太白。少陽者。足少陽胆經也。胆經之病。連於肝。其氣善逆。故少陽獨至者。是厥氣也。然厥氣必始於足下。故於蹻前察之。蹻。陽蹻也。屬足太陽經之申脉。陽蹻之前。乃少陽之經。少陽氣盛。則蹻前卒大。故當取少陽之下俞。穴名臨泣。此釋獨至之義。為一藏之

太過舉少陽而言。則太陽陽明之獨至者。其為三陽二陽之太過可知矣。一陽少陽也。太陰者足太陰脾經也。搏堅強之謂太陰脾脈。本貴和緩。今見鼓搏。類乎真藏。若真藏果見。不可治也。故當用心省察其真。今太陰藏搏。即太陰之獨至。太陰獨至。則五藏之脈氣俱少。而胃氣亦不平矣。是為三陰之太過也。故當治其下俞。補足陽明之陷谷。瀉足太陰之太白。一陽當作二陰。少陽當作少陰。二陰者足少陰腎經也。獨嘯獨熾之謂。蓋嘯為陽氣所發。陽出陰中。相火上炎。則為少陰熱厥。而陽并於上。故心肝脾肺四脈。為之爭張。而其氣則歸於腎。宜

治其表裏之經絡。而瀉足太陽。補足少陰也。太陽經穴名崑崙。絡穴名飛揚。少陰經穴名復溜。絡穴名大鍾。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。至即獨至之義。治主也。肝邪獨至。真氣必虛。木火相干。故心為痛痛。厥氣逆氣也。逆氣不散。則留薄於經。氣虛不固。則表為白汗。調和藥食。欲其得宜。用鍼治之。乃在下俞。厥陰之俞。名曰太衝。太陽之象三陽者。陽行於表。陽之極也。故脈浮於外。少陽之象一陽者。少陽為陽之裏。陰之表。所謂半表半裏。陽之微也。故雖滑不實。陽明雖太陽之裏。而實少陽之表。比之滑而不實者。則大而浮矣。太陰藏搏。搏者伏鼓也。伏鼓

脉色解微

二卷卅

乃沉伏而鼓擊。即堅搏之謂也。二陰。少陰腎經也。二陰搏而獨至者。言腎但沉而不浮也。

寸口尺脉診諸病

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。寸口之脉。中手短者。曰頭痛。寸口脉中手長者。曰足胫痛。寸口脉中手促上擊者。曰肩背痛。寸脉沉而堅者。曰病在中。寸口脉浮而盛者。曰病在外。寸口脉沉而弱。曰寒熱。及疝瘕。少腹痛。寸口脉沉而橫。曰脇下有積。腹中有橫積痛。寸口脉沉而喘。曰寒熱。脉盛滑堅者。曰病在外。脉小實而堅者。病在內。脉小弱以濡。謂之久病。脉滑浮而疾者。謂之新病。脉急者。曰疝瘕。少腹痛。脉滑

曰風。脉濡曰痺。緩而滑曰熱中。盛而緊曰脹。臂多青脉曰脫血。尺脉緩濡。謂之解休。安卧。脉盛。謂之脫血。尺濡脉滑。謂之多汗。尺寒脉細。謂之浚泄。脉尺羸常熱者。謂之熱中。解。寸口氣口也。短為陽不及。陽不及則陰湊之。故頭痛。一曰短者。短於下也。脉短於下。則邪併於上。故頭痛。長為陰不足。陰不足則陽湊之。故足胫痛。脉來急促而上部擊手者。陽邪盛於上也。故為肩背痛。沉為在裏。堅為陰實。故病在中。浮為在表。盛為陽強。故病在外。沉為陽虛弱。為陰虛。陽虛則外寒。陰虛則內熱。故為寒熱也。然沉弱之脉。多陰少陽。陰寒在下。故為疝。為少腹

痛橫急數也。沉主在內，橫主有積，故脇腹有積而痛。仲景曰：積者，歲病也，終不移，聚者，府病也。發作有時，展轉痛移，為可治。諸積大法：脈來細而附骨者，乃積也。寸口積在胸中，微出寸口，積在喉中，關上積在臍旁，上關上積在心下，微下關，積在少腹。尺中積在氣衝，脈出左，積在左，脈出右，積在右，脈兩出，積在中央，各以其部處之。喘急促也，脈沉而喘熱在內也，熱在內而為寒熱，即諸禁鼓慄，皆屬於火之謂。陽脈而堅，故病在外，陰脈而堅，故病在內。小弱者，氣虛，瀯者，血少，氣虛血少，病久而然。滑而浮者，脈之陽也，陽脈而疾，邪之盛也，邪盛勢張，是

為新病。弦急者，陰邪盛，故為疝瘕。少腹痛，滑脈流利，陽也。風性動，亦陽也，故求滑曰風。瀯為陰脈，血不足也，故當病痺。緩因胃熱，滑以陽強，故病熱中。緩謂縱緩之狀，非動之遲緩也。盛則中氣滯，緊則邪有餘，故為脹也。血脫則氣去，氣去則寒凝，故臂見青色。言臂則他可知矣。尺主陰分，緩為氣衰，瀯為血少，故當病解。解，解也。困倦難狀之名也。凡脈盛者，邪必盛，邪盛者，卧必不安。今脈盛則卧安，知非氣分陽邪，而為陰虛脫血也。凡尺脈盛者，多陰虛，故當脫血，謂尺膚瀯而尺脈滑也。夫尺膚瀯者，營血少也。尺脈滑者，陰火盛也。陽盛陰虛，故為多

汗。尺膚寒者。脾之陽衰。以脾主肌肉四支也。尺脈細者。腎之陽衰。以腎主二陰下部也。脾腎虛寒。故為後泄。尺麤為真陰不足。常熱為陰火有餘。故謂之熱中也。

三診六變與尺相應

黃帝問於岐伯曰。余聞之。見其色。知其病。命曰明。按其脈。知其病。命曰神。問其病。知其處。命曰工。余願聞見而知之。按而得之。問而極之。為之奈何。岐伯答曰。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。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。不得相失也。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。故根死則葉枯矣。色脈形肉。不得相失也。故知一則為工。知二則為神。知三則神且明矣。黃帝曰。願卒

聞之。岐伯答曰。色青者。其脈弦也。赤者。其脈鉤也。黃者。其脈代也。白者。其脈毛。黑者。其脈石。見其色而不得其脈。反得其相勝之脈。則死矣。得其相生之脈。則病已矣。黃帝問於岐伯曰。五藏之所生。變化之病。形何如。岐伯答曰。先定其五色。五脈之應。其病乃可別也。黃帝曰。色脈已定。別之奈何。岐伯曰。調其脈之緩急。小大滑濇。而病變定矣。黃帝曰。調之奈何。岐伯答曰。脈急者。尺之皮膚亦急。脈緩者。尺之皮膚亦緩。脈小者。尺之皮膚亦減。而少氣。脈大者。尺之皮膚亦賁而起。脈滑者。尺之皮膚亦滑。脈濇者。尺之皮膚亦濇。凡此變者。有微有甚。故善調尺者。不待於寸。善調脈

者不待於色。能參合而行之者。可以為上工。上工十全九。行二者為中工。中工十全七。行一者為下工。下工十全六。解。見色者。望其容貌之五色也。按脉者。切其寸口之陰陽也。問病者。問其所病之緣因也。知是三者。則曰明。曰神。曰工。而診法盡矣。六十一難曰。望而知之謂之神。聞而知之謂之聖。問而知之謂之工。切而知之謂之巧。是謂神明。工巧本諸此也。夫色脉在色。可望。在脉。可按。其於形肉。則當驗於尺之皮膚。蓋以尺之皮膚。診時必見驗於此。而形肉之盛衰。槩可知矣。蓋有諸中。必形諸外。故色之與脉。脉之與形肉。亦猶桴鼓影響之相應。本

末根葉之候。不相失也。三者皆當參合。故知三則神且明矣。肝主木。其色青。其脉弦。心主火。其色赤。其脉鉤。脾主土。其色黃。其脉代。肺主金。其色白。其脉毛。腎主水。其色黑。其脉石。不得其脉。言不得其合色之正脉也。相勝之脉。如青色得毛脉。以金剋木之類是也。相生之脉。如青色得石脉。以水生木之類是也。緩急以至數言。小大滑瀯。以形體言。滑不瀯也。往來流利。如走盤珠。瀯不滑也。虛細而遲。往來覺難。如兩雷沙。如刀刮竹。六者相為對待。調此六者。則病變可以定矣。調察也。此正言脉之與尺。若桴鼓影響之相應。而其為變。則有微有甚。蓋甚

則病深微則病淺也。審其尺之緩急。小大滑濇。肉之堅脆。而病形定矣。以尺寸言。則尺為根本。寸為枝葉。以脉色言。則脉為根本。色為枝葉。故善調尺者。不待於寸。善調脉者。不待於色也。然必能參合三者。而兼行之。更為本末皆得。而萬無一失。斯足稱為上工。而十可全其九。若知二知一者。不過中材之下。故所全者亦惟六七而已。然曰六曰七者。輕易者在。前也。曰八曰九者。最難者在。後也。易者何難之有。難者豈易言哉。此其等差。雖分上下。而成敗之賢不肖。其相去也天壤矣。

診尺論疾

黃帝問於岐伯曰。余欲無視色持脉。獨調其尺。以言其病。從外知內。為之奈何。岐伯曰。審其尺之緩急。小大滑濇。肉之堅脆。而病形定矣。視人之目窠上微癰。如新卧起狀。其頸脉動。時欬。按其手足上。窅而不起者。風水膚脹也。尺膚滑而掉澤者。風也。尺肉弱者。解休安卧。脱肉者。寒熱不治。尺膚滑而澤脂者。風也。尺膚濇者。風痺也。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。水洩飲也。尺膚熱甚。脉盛躁者。病温也。其脉盛而滑者。病且出也。尺膚寒。其脉小者。泄少氣。尺膚炬然先熱。後寒者。寒熱也。尺膚先寒。久而熱者。亦寒熱也。肘所獨熱者。腰以上熱。手所獨熱者。腰以下熱。肘前獨熱者。膺前

熱肘後獨熱者。肩背熱。臂中獨熱者。腰腹熱。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。腸中有蟲。掌中熱者。腹中熱。掌中寒者。腹中寒。魚上白肉有青血脉者。胃中有寒。尺炬然熱。人迎大者。當奪血。尺堅大。脉小甚。少氣。惋有加。立死。

解。欲診尺以知藏府。故曰從外知內。寸口之脉。繇尺達寸。診尺部之脉。其內可知。通身形體。難以盡見。然肉之盛。必形於腕後。故但察尺部之肉。其外可知。是以獨調其尺。而病形定矣。目窠目下卧蠶處也。癰壅也。即新起微腫狀。頸脉人迎脉也。官而不起。按之有窩也。是即風水膚脹之外候。故病風者。尺膚滑而淖澤也。尺肉弱

者。肌必消瘦。肉瘦陰虛。當為解休。解休者。身體困倦。故欲安卧。無邪而脫肉寒熱者。真陰敗也。故不治。澤脂。即前淖澤之謂。風者。陽氣。陽在肌膚。故滑而澤。脂。尺膚濇者。血少。血不能營。故為風痺。枯魚之鱗。乾濇甚也。以脾土衰而肌肉消。水得乘之。是為決飲。尺膚熱者。其身必熱。脉盛躁者。陽邪有餘。故當為溫病。若脉雖盛而兼滑者。是脉已不躁。而正氣將復。故不久當愈。出漸愈之謂。膚寒。脉小。陽氣衰也。故為泄。為少氣。炬然。火熱貌。或先熱而後寒。或先寒而後熱。皆寒熱往來之候。肘臂膊之節也。一曰曲池。以上為肘。肘在上。手在下。故肘應腰上。

手應腰下也。肘前內廉也。手三陰之所行。故應於膺前。肘後外廉也。手太陽之所行。故應於肩背。肘下為臂。臂在下。故應腰腹。肘後麤以下三四寸。謂三里以下。內關以上之所。此陰分也。陰分有熱。故應腸中有蟲。掌中者。三陰之所聚。故或熱或寒。皆應於腹中。魚上脉青。胃之寒也。經脉篇亦曰。胃中寒。手魚之脉多青矣。尺炬然熱。火在陰也。人迎大者。陽氣勝也。故當失血。若尺膚堅大。而脉則小甚。形有餘而氣衰少也。陰虛既極。而煩惋再加。故當立死。

藏脉六變病刺不同

黃帝曰。請問脉之緩急。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。岐伯曰。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。心脉急甚者為瘵癡。微急為心痛。引背。食不下。緩甚為狂笑。微緩為伏梁。在心下。上下行。時唾血。大甚為喉呿。微大為心痺。引背。善淚出。小甚為善噦。微小為消痺。滑甚為善渴。微滑為心疝。引臍。小腹鳴。濇甚為瘖。微濇為血溢。維厥耳鳴。顛疾。肺脉急甚為顛疾。微急為肺寒熱。怠惰。欬唾血。引腰背。胞若鼻息肉不通。緩甚為多汗。微緩為痿痺。偏風。頭以下汗出不可止。大甚為胫腫。微大為肺痺。引胞背。起惡日光。小甚為泄。微小為消痺。滑甚為息賁。上氣。微滑為上下出血。濇甚為嘔血。微濇為鼠痿。

在頸支腋之間。下不勝其上。其應善痿矣。肝脉急甚者為惡言。微急為肥氣在脇下。若覆杯。緩甚為善嘔。微緩為水。癢痺也。大甚為內癰。善嘔衄。微大為肝痺陰縮。欬引小腹。小甚為多飲。微小為消瘴。滑甚為癩疔。微滑為遺溺。瀦甚為溢飲。微瀦為癰。攣筋痺。脾脉急甚為癰。微急為膈中。食飲入而還出。後沃沫。緩甚為痿厥。微緩為風痿。四肢不用。心慧然若無病。大甚為擊仆。微大為疝氣。腹裏大膿血。在腸胃之外。小甚為寒熱。微小為消瘴。滑甚為癩疔。微滑為蟲毒。蝟蝻腹熱。滑甚為腸癰。微瀦為內癰。多下膿血。腎脉急甚為骨癩疾。微急為沉厥奔豚。足不收。不得前後。緩

甚為折脊。微緩為洞。洞者食不化。下噎還出。大甚為陰痿。微大為石水。起臍已下至小腹。腫腫然。上至胃腕。死不治。小甚為洞泄。微小為消瘴。滑甚為癩疔。微滑為骨痿。坐不能起。起則目無所見。瀦甚為大癰。微瀦為不月。沉痔。黃帝曰。病之六變。其刺之奈何。岐伯荅曰。諸急者多寒。緩者多熱。大者多氣。少血。小者血氣皆少。滑者陽氣盛。微有熱。瀦者多血。少氣。微有寒。是故刺急者深。內而久留之。刺緩者淺。內而疾發。鍼以去其熱。刺大者微瀦。其氣無出其血。刺滑者疾發。鍼而淺內之。以瀦其陽氣。而去其熱。刺瀦者必中其脉。隨其逆順。而久留之。必先按而循之。已發鍼。疾按

其病無令其血出以和其脉。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。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。

解。緩急大小滑瀦六者為脉之提綱。故帝特舉而問之。夫心脉急者急主風寒。心主血脉。其脉急甚則為瘧。瘧筋脉引急曰瘧。弛長曰瘵。弦急之脉多主痛。故微急為心痛引背。心胃有邪。食當不下也。大抵弦急之脉當有此等病。心氣熱則脉縱緩。故神散而為狂笑。若微緩則為伏梁。其疾在心下。而能升能降。及時為唾血。皆心藏之不清也。心脉大甚。心火上炎也。故喉中呖然有聲。若其微大而為心痺引背。善淚出者。以手少陰之脉挾

咽喉連目系也。心脉小甚。則陽氣虛而胃土寒。故善噦。若其微小。亦為血脉枯少。故病消痺。消痺者。肌膚消瘦也。心脉滑甚。則血熱。血熱則燥。故當為渴。若其微滑。則熱在下。當病心疝。而引臍腹。心脉瀦甚。則血氣滯於上。聲絲陽發。滯則為瘖也。微瀦為血溢。瀦當傷血也。維厥者。四維厥逆也。以四肢為諸陽之本。而血衰氣滯也。為耳鳴。為顛疾者。心亦開竅於耳。而心虛則神亂也。肺脉急甚。風邪勝也。木反乘金。故生顛疾。若其微急。亦以風寒有餘。因而致熱。故為寒熱怠惰等病。肺脉緩甚者。皮毛不固。故表虛而多汗。若其微緩。而為痿痿偏風。頭下

汗出亦以陽邪在陰也。肺脈大甚，心火燔肺，真陰必涸。故為胫腫。若其微大，亦繇肺熱，故為肺痺，引胞背。肺痺者，煩滿喘而嘔也。起畏日光，以氣分火盛而陰精衰也。肺脈小甚，則陽氣虛而不固，病當為泄。若其微小，亦是金衰水弱，故為消痺。肺脈滑甚者，氣血皆實熱，故為息。貴上氣息，貴喘急也。若其微滑，為上下出血。上言口鼻下言二陰也。瀯脈因於傷血，肺在上焦，故瀯甚當為嘔血。若其微瀯，氣當有滯，故為鼠痿在頭腋間。氣滯則陽病。血傷則陰虛，故下不勝其上，而足膝當痠軟也。肝脈急甚，肝氣強也，故多怒少喜，而言多嗔惡也。若其微急

亦以木邪傷土，為肥氣。在脇下，脇下者，肝之經也。緩為脾脈。肝脈緩甚，木土相克也，故善嘔。若微緩而為水瘕，為痺者，皆土為木制，不能運行而然。水瘕，水積也。肝脈太甚，肝火盛也。木火交熾，故為內癰。血熱不藏，故為嘔。若其微大，而為肝痺，為陰縮，為欬引小腹，皆以火在陰分也。肝藏血，肝脈小甚，則血少而渴，故多飲。若其微小，亦以陰虛血燥，而為消痺也。肝脈滑甚者，熱壅於經，故為癰疔。若其微滑而為遺溺，以肝火在下，而疏泄不禁也。肝脈瀯甚，氣血衰滯也。肝木不足，土反乘之，故濕溢支體。是為溢飲。若其微瀯而為瘕，為筋痺，皆血不

足以養筋也。脾脉急甚。木乘土也。脾主支體。而風氣客之。故為瘰癧。若其微急。亦為肝邪侮脾。則脾不能運。而膈食還出。土不制水。而復多涎沫也。脾脉宜緩。而緩甚。則熱。脾主肌肉四肢。故脾熱則為肉痿。及為厥逆。若微緩。而為風痿。四肢不用者。以土弱則生風也。痿弱在經。而藏無恙。故心慧然若無病。脾主中氣。脾脉大甚。為陽極。陽極則陰脫。故如擊而仆地。若其微大。為疝氣。以濕熱在經。而前陰為太陰陽明之所合也。腹裏大者。以膿血在腸胃之外。亦脾氣壅滯所致。脾脉小者。以中焦之陽氣不足。故甚則為寒熱。而微則為消瘴。脾脉滑甚。太

陰實熱也。太陰合宗筋。故為瘰癧。若微滑。濕熱在脾。濕熱薰蒸。故生諸蟲。及為腹熱。脾脉濡甚。而為腸瘻。微濡而為內瘻。及多下膿血者。以濡為氣滯血傷。而足太陰之別。入絡腸胃也。腸瘻內瘻。遠近之分耳。腎脉急甚者。風寒在腎。腎主骨。故為骨顛疾。若微急。而為沉厥。足不收者。寒邪在經也。為奔豚者。寒邪在藏也。為不得前後者。寒邪在陰也。腎脉緩甚者。陰不足。故為折脊。以足少陰脉貫脊。循脊內也。若其微緩。腎氣亦虧。腎虧則命門氣衰。下焦不化。下不化則復而上出。故病為洞。而食亦還出也。腎脉大甚。水虧火王也。故為陰痿。若其微大。

腎陰亦虛。陰虛而不化。不化則氣停水積而為石水。若至胃脘則水邪盛極。反乘土藏。泛濫無制。故死不治。腎脈小甚則元陽下衰。故為洞泄。若其微小。真氣亦虧。故為消痺。腎脈滑甚。陰火盛也。故為癰瘡。癰。膀胱不利也。瘡。疝也。若其微滑。亦繇火王。火王則陰虛。故骨痿不能起。起則目暗無所見。腎脈濡者。為精傷。為血少。為氣滯。故甚則為大癰。微則為不月。為沉疴也。伯荅諸急多寒。急者。弦緊之謂。仲景曰。脈浮而緊者。名曰弦也。緊則為寒。緊則陰氣勝。故凡緊急之脈。多風寒。而氣化從乎肝也。緩者。縱緩之狀。非後世遲緩之謂。仲景曰。緩則陽氣

長。又曰。緩者。胃氣有餘。故凡縱緩之脈。多中熱。而氣化從乎脾胃也。大為陽有餘。陽盛則陰衰。故多氣少血。仲景曰。若脈浮大者。氣實血虛也。故脈之大者。多浮陽。而氣化從乎心也。小者。近於微細。在陽為陽虛。在陰為陰弱。脈體屬陰。而化從乎腎也。滑脈為陽。氣血實也。故為陽氣盛。而微有熱。仲景曰。滑者。胃氣實。玉機真藏論曰。脈弱以滑。是有胃氣。故滑脈從乎胃也。濡為氣滯。為血少。氣血俱虛。則陽氣不足。故微有寒也。仲景曰。濡者。榮氣不足。亦血少之謂。濡脈近毛。故氣化從乎肺也。急者。多寒。寒從陰而難去也。緩者。多熱。熱從陽而易散也。大

者多陰虛。故無出其血。脉瀦者。氣血俱少。難於得氣。故宜必中其脉。而察其逆順。久留疾按。而無出其血。較之諸刺。更宜詳慎者。以脉瀦本虛。而恐傷其真氣耳。脉小者為不足。勿取以鍼。可見氣血俱虛者。必不宜刺。而當調以甘藥也。

搏堅與散為病不同

心脉搏堅而長。當病舌卷不能言。其與而散者。當消環自已。肺脉搏堅而長。當病唾血。其與而散者。當病灌汗。至今不復散發也。肝脉搏堅而長。色不青。當病墜。若搏。因血在脇下。令人喘逆。其與而散。色澤者。當病溢飲。溢飲者。渴暴

多飲。而易入肌皮。腸胃之外也。胃脉搏堅而長。其色赤。當病折解。其與而散者。當病食痺。脾脉搏堅而長。其色黃。當病少氣。其與而散。色不澤者。當病足胗腫。若水狀也。腎脉搏堅而長。其色黃而赤者。當病折腰。其與而散者。當病少血。至今不復也。帝曰。診得心脉而急。此為何病。岐伯曰。岐伯曰。病名心疝。少腹當有形也。帝曰。何以言之。岐伯曰。心為牡藏。小腸為之使。故曰少腹當有形也。帝曰。診得胃脉。病形何如。岐伯曰。胃脉實則脹。虛則泄。

解。搏。謂弦強搏擊於手也。心脉搏堅而長者。肝邪乘心。藏氣虧甚。而失和平之氣也。手少陰脉從心系上挾

咽故令舌卷不能言。脉出而散者。心氣將和也。消盡也。環周也。謂期盡一周而病自己矣。肺脉搏堅而長。邪乘肺也。肺系連喉。故為唾血。若乘而散則肺虛不歛。汗出如水。故云灌汗。汗多亡陽。故不可更為發散也。肝脉搏堅而長。肝自病也。藏病於中。色必外見。其色當青而不青者。以其病不在藏而在經也。必有墜傷。若繇搏擊則血停脇下。而氣不利。故令人喘逆。若其乘散則肝木不足。脾濕勝之。濕在肌膚。故顏色光澤。病為溢飲。胃脉搏堅。木乘土也。加之色赤。則陽明火盛。木火交熾。胃經必傷。故病解如折也。若乘而散者。胃氣本虛。故食即氣逆。

滯悶不行。而為食痺。脾脉搏堅。是邪氣盛。脾虛無以生血。故本藏之色見於外。脾弱不能生肺。故為少氣。若其乘散而色不澤者。尤屬脾虛。脾經之脉。從足拇指上內踝前廉。循胛骨後。交出厥陰之前。故病胛腫。若水狀者。以脾虛不能制水也。邪脉干腎。腎氣必衰。其色黃赤。為火土有餘。而腎水不足。故病腰如折也。若其乘散。腎氣本虛。腎主水。以生化津液。今腎氣不化。故病少血。本原氣衰。故令不能遽復也。心為牡藏。氣本屬陽。今脉緊急。陰寒勝也。以陽藏而為陰勝。故病心疝。心疝者。形在少腹。而實以寒乘少陰所致。牡陽也。心屬火。而居於膈上。

故曰牡藏心與小腸為表裏故脉絡相通而為之使。小腸居於小腹故小腹當有形也。胃脉實為邪有餘故脹滿。虛為正不足故泄利。

諸脉証診法

夫脉者血之府也。長則氣治。短則氣病。數則煩心。大則病進。上盛則氣高。下盛則氣脹。代則氣衰。細則氣少。濡則心痛。渾渾革至如涌泉。病進而色弊。絲絲其去如弦絕。死。麤大者陰不足。陽有餘為熱中也。來疾去徐。上實下虛為厥。顛疾。不徐去疾。上虛下實。為惡風也。故中惡風者。陽氣受也。有脉俱沉細數者。少陰厥也。沉細數散者。寒熱也。浮而

散者為胸仆。諸浮不躁者。皆在陽。則為熱。其有躁者。在三。諸細而沉者。皆在陰。則為骨痛。其有靜者在足。數動一代者。病在陽之脉也。洩及便膿血。諸過者切之。濡者陽氣有餘也。滑者陰氣有餘也。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。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。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。推而外之。內而不外。有心腹積也。推而內之。外而不內。身有熱也。推而上之。上而不下。腰足清也。推而下之。下而不上。頭項痛也。按之至骨。脉氣少者。腰脊痛而身有痺也。

解。府聚也。府庫之謂也。血必聚於經絡之中。脉實血實。脉虛血虛也。然此血字實兼氣為言。非獨指在血也。

氣治則氣充和也。氣短則氣不足也。心煩則熱邪盛也。病進則邪方長也。寸為上。上盛者邪壅於上也。氣高者喘滿之謂。關尺為下。下盛者邪滯於下。故腹為脹滿。脉多變更不常者曰代。氣虛無主也。脈主微細。正氣不足也。瀯為血少氣滯。故為心痛。渾渾濁亂不明也。革至如皮革之堅鞭也。湧泉其來汨汨無序。但出不返也。若得此脉而病加日進。色加憔悴。甚至繇繇如瀉漆。及如弓弦之斷絕者。皆真氣已竭。故死。麤大者浮洪之類。陽實陰虛。故為內熱。來疾者其來急也。去徐者其去緩也。上實者寸盛也。下虛者尺弱也。皆陽強之脉。故為陽厥。頂

巔之疾。脉來之徐。上之虛者。皆陽不足也。陽受風氣。故陽虛者必惡風。凡惡風之人。其風所中。亦必陽氣受之也。脉沉細者。腎之體也。兼數則熱。陰中有火也。故為少陰之陽厥。沉細為陰。數散為陽。陰脉數散。陰不固也。故或入之陰。或出之陽。而為往來寒熱。浮者陰不足。散者神不守。浮而散者陰氣脫。故為胸仆也。脉浮為陽。而躁則陽中之陽。故但浮不躁者。皆屬陽脉。未免為熱。若浮而兼躁。乃為陽極。故當在手。在手者。陽中之陽。謂手三陽經也。沉細為陰。而靜則陰中之陰。故脉但沉細者。病在陰分。當為骨痛。若沉細而靜。乃為陰極。故當在足。在

足者陰中之陰。謂足三陰經也。數動者陽脉也。數動則代者陽邪傷其血氣也。故為泄。及便膿血。脉過者失其常也。可因切而知也。陽有餘則血少。故脉濇。陰有餘則血多。故脉溫。陽有餘者陰不足也。故身熱無汗。陰有餘者陽不足也。故多汗身寒。以汗本屬陰也。陽餘無汗。以表實也。陰餘身寒。以陰盛也。陰陽有餘。陰邪實表之謂也。推而外之。推求於脉。以決其疑似也。凡病若在表而欲求之外矣。然脉則沉遲不浮。是在內而非外。故知其心腹之有積也。凡病若在裏而欲推求之於外矣。然脉則浮數不沉。是在外而非內。故知其身之有熱也。凡推

求於上部。然脉止見於上。而下部則弱。此以有升無降。上實下虛。故腰足為之清冷也。凡推求於下部。然脉止見於下。而上部則虧。此以有降無升。清陽不能上達。故為頭項痛也。或以陽虛而陰湊之。亦為頭項痛也。按之至骨。沉陰勝也。脉氣少者。血氣衰也。正氣衰而陰氣盛。故為病痺。

關格

故人迎一盛。病在少陽。二盛。病在太陽。三盛。病在陽明。四盛。已上為格。陽寸口一盛。病在厥陰。二盛。病在少陰。三盛。病在太陰。四盛。已上為關。陰人迎與寸口俱盛。四倍已上。

為關格。關格之脈羸，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，則死矣。

解。人迎足陽明胃脈也。在頸下夾結喉旁一寸五分。一盛二盛，猶言一倍二倍，謂以人迎寸口相較。或此大於彼，或彼大於此，而有三倍四倍之殊也。然人迎候陽，故一盛在少陽膽與三焦也。二盛在太陽膀胱小腸也。三盛在陽明胃與大腸也。四盛已上者，以陽脈盛極而陰無以通，故曰格陽。寸口手太陰肺脈也。寸口候陰，故一盛在厥陰肝與心主也。二盛在少陰心與腎也。三盛在太陰脾與肺也。四盛已上者，以陰脈盛極而陽無以交，故曰關陰。所謂俱盛四部已上，謂盛於平常之四倍。

也。物不可以過盛，盛極則敗。凡脈盛而至於關格者，以陰陽離絕，不能相營，故至羸敗極盡也。精氣天稟也。言不能盡其天年而夭折也。脈度篇曰：邪在府則陽脈不和，而氣留之，氣留之則陽氣盛矣。陽氣太盛則陰不利。陰脈不利則血留之，血留之則陰氣盛矣。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。故曰關。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榮也。故曰格。陰陽俱盛，不得相榮，故曰關格。關格者，不得盡期而死也。

孕脈

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，妊子也。陰搏陽別，謂之有子。

解 手少陰心脉也。心脉動甚者。心生血。血王乃能胎。故當妊子。陰如前手少陰也。或兼足少陰而言亦可。蓋心主血。腎主子宮。皆胎子之所主也。搏搏擊於手也。陽別者。言陰脉搏手。似乎陽邪。然其鼓動滑利。本非邪脉。蓋以陰中見陽。而別有和調之象。是為陰搏陽別也。身有病而無邪脉。謂之有子。王氏脉經曰。尺中之脉。按之不絕。乃妊娠也。滑伯仁曰。三部脉浮沉正等。無他病。而不月者。妊也。脉經曰。左疾為男。右疾為女。左沉實為男。右浮大為女。摠不離陰陽而言。諸陽實為男。諸陰虛為女。尤當察孕婦之強弱老少。及平素之脉可也。

諸經脉證死期

肝滿腎滿肺滿皆寔。即為腫。肺之雍喘而兩胠滿。肝雍兩胠滿。卧則驚。不得小便。腎雍胠下至小腹滿。脛有大小。解肝大。跛易偏枯。心脉滿大。癩癧筋攣。肝脉小急。癩癧筋攣。肝脉驚暴。有所驚駭。脉不至若瘖。不治自已。腎脉小急。肝脉小急。心脉小急。不鼓皆為癢。腎肝并沉為石水。并浮為風水。并虛為死。并小弦欲驚。腎脉大急沈。肝脉大急沉。皆為疝。心脉搏滑急為心疝。肺脉沉搏為肺疝。三陽急為癢。三陰急為疝。二陰急為癩厥。二陽急為驚。脾脉外鼓。沉為腸澼。久自已。肝脉小緩為腸澼。易治。腎脉小搏沉為腸澼。

下血。血温身热者死。心肝脾六下血。二藏同病者可治。其
 脉小沈澹为肠辟。其身热者死。热见七日死。胃脉沈鼓澹。
 胃外鼓大。心脉小坚急。皆鬲偏枯。男子发左。女子发右。不
 瘖舌转可治。三十日起。其从者瘖。三岁起。年不满二十者
 三岁死。脉至而搏。血衄身热者死。脉来悬钩浮为常脉。脉
 至如喘。名曰暴厥。暴厥者。不知与人言。脉至如数。使人暴
 惊。三四日自己。脉至浮合。浮合如数。一息十至以上。是经
 气予不足也。微见九十日死。脉至如火薪然。是心精之予
 夺也。草乾而死。脉至如散叶。是肝气予虚也。木葉落而死。
 脉至如省客。省客者。脉塞而鼓。是肾气予不足也。懸去事。

華而死。脉至如丸泥。是胃精气予不足也。榆莢落而死。脉至
 如橫格。是胆气予不足也。禾熟而死。脉至如弦縷。是胞精
 予不足也。病善言。下霜而死。不言可治。脉至如交漆。交漆
 者。左右傍至也。微见三十日死。脉至如湧泉。浮鼓肌中。太
 陽氣予不足也。少氣味韭英而死。脉至如頽土之狀。按之
 不得。是肌气予不足也。五色先见黑。白壘發死。脉至如懸
 雍。懸雍者。浮揣切之。益大。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。水穀而
 死。脉至如偃刀。偃刀者。浮之小急。按之堅大急。五藏菹熱
 寒熱獨并於腎也。如此其人不得坐。立春而死。脉至如丸
 滑不直手。不直手者。按之不可得也。是大腸氣予不足也。

棗葉生而苑。脉至如華者。令人善恐不欲坐卧。行立常聽。是小腸氣予不足也。季秋而死。

解。滿。邪氣壅滯而為脹滿也。此言肝腎肺經皆能為滿。若其脉寔。當為浮腫。肺居膈上。其系橫出腋下。故肺雍則喘而兩胛滿。肝經之脉環陰器。布脇肋。故肝雍則兩胛滿。而不得小便。肝主驚駭。卧則氣愈雍。故多驚也。夫腎經雍。則胛下至小腹胀滿也。足脛或腫或消。是謂大小自解。至胛。或為大。或為跛。或掉。易無力。或偏枯。不用。是皆腎經雍滯。不能運行所致。心脉滿。大火有餘也。心主血脉。火盛則血涸。故癩瘰而筋攣。肝藏血。小為血

不足。急為邪有餘。故為是病。夫癩瘰筋攣。病一也。而心肝二經皆有之。一以內熱。一以風寒。寒熱不同。血衰一也。故同有是病。驚駭也。暴急疾也。驚駭者。肝之病。故肝脉急亂者。因驚駭而然。甚有脉不至而聲瘖者。以猝驚則氣逆。逆則脉不通。而肝經之脉猶喉嚨。故聲瘖而不出也。然此特一時之氣逆耳。氣通則愈矣。故不治自已。心肝腎三脉。細小而急。陰邪聚於陰分也。故當隨三經之位而為瘕。夫腎肝在下。肝主風。腎主水。肝腎俱沈者。陰中陰病也。當病石水。石水者。凝結小腹。沈堅在下也。肝腎俱浮者。陰中陽病也。當病風水。風水者。遊行四

體。浮泛於上也。腎為五藏之根。肝為發生之主。根本空虛。有表無裏也。故當死。肝腎并小。真陰虛也。小而兼弦。本邪勝也。氣虛胆怯。故為欲驚。疝者寒氣結聚。脉急者。挾肝邪。脉沈者在陰分。沈急而大。陰邪盛也。肝腎之脉。絡小腹。結於陰器。寒邪居之。故當病疝。病疝而心脉搏。滑急者。寒挾肝邪乘心也。肺脉沈搏者。寒挾肝邪乘肺也。三陽手足太陽經也。三陰手足太陰經也。邪聚三陽為癢聚。邪聚三陰為疝氣。凡脉急者。皆邪盛也。上言肝腎心肺。此言脾經。所謂五藏皆有疝也。夫二陰少陰也。二陽陽明也。脉急者為風寒。邪乘心腎。故為癰。為厥。本

邪乘胃。故發為驚。脾脉沉為邪在裏。而兼外鼓者。邪不甚深。雖為腸澼。久當自已。腸澼下痢也。凡心肝脾腎皆主陰分。或寒濕。或熱。各有所傷。乃自大腸下血。均謂為腸澼。肝脉急大。則邪盛難愈。今脉小緩。為邪輕易治也。腎居下部。其脉本沉。若小而搏。為陰氣不足。而陽邪乘之。故為腸澼。下血。若其血溫身熱者。邪火有餘。真陰喪敗也。故當死。心生血。肝藏血。故二藏之澼。亦下血。而不獨腎也。然心肝二藏。木火同氣。故同病者。為順而可治。若肝脾同病。是為土敗木賊。其難治也。明矣。心肝之脉。小沉而濡。以陰不足。而血傷也。故為腸澼。然脉沉細者。

不當熱。今脉小身熱。是為逆。故當死。而死於熱。見七日者。六陰敗盡也。胃脉沈鼓。濟陽不足也。外鼓大陰受傷也。小堅而急。陰邪勝也。胃為水穀之海。心為血脉之主。胃氣既傷。血脉又病。故致上下否隔。半身偏枯也。男子左為逆。右為從。女子右為逆。左為從。今以偏枯。而男子發右。女子發右。是為逆證也。若聲不瘖。舌可轉。則雖逆於經。未甚於臟。乃為可治。而一月當起。若偏枯而瘖者。腎氣內竭。而然。其病必甚。若男發于右。而不發於左。女發於左。而不發於右。皆謂之逆。逆順也。然証雖逆。而聲則瘖。是外輕而內重也。故必三歲而浚起。以氣血方剛。

之年。輒見偏枯廢疾。此稟賦不足。早凋之兆也。不出三年。死矣。搏脉弦強。陰虛者最忌之。凡諸失血鼻衄之疾。其脉搏而身熱。真陰脫敗也。故當死。然失血之證。多陰虛。陰虛之脉。多浮大。故懸鈞而浮。乃其常脉。無足慮也。懸者不高不下。不浮不沉。如物懸空之義。謂脉雖浮鈞。而未失中和之氣也。喘者。如氣之喘。言急促也。暴厥。謂猝然厥逆。而不知人也。數脉主熱。而如數者。寔非真數。之脉。蓋以猝動肝心之火。故令人暴驚。然脉非真數。故俟三四日。而氣衰自愈矣。脉至浮合。如浮波之合。後以催前。泛泛無常也。一息十至。其狀如數。而寔非數。熱之

脉是經氣之衰極也。微見始見也。言初見此脉。便可期九十日而死。若見之已久。則不必九十日矣。所以在此十日者。以時更季易。天道變而人氣逆之也。脉至如火。薪然者。來如焰之銳。去如滅之速。此火藏無根之脉。而心經之精氣與奪也。夏令火王。猶為可支。草乾而死。陽盡時也。脉至如散葉者。浮泛無根也。此以肝氣太虛。全無收斂。木葉落者。金勝木敗。肝死時也。脉至省客。如省問之客。或去或來也。塞者或無而止。鼓者或有而搏。是腎原不固。而無所主持也。棗華之候。初夏時也。懸者華之開。去者華之落。言於棗華開落之時。火王而水敗。腎

虛者死也。脉至丸泥者。泥彈之狀。堅強短濇之謂。此胃精中氣之不足也。榆夾。榆錢也。春深而落。木王之時。土敗者。死脉至橫格。如橫木之格於指下。長而且堅。是為木之真藏。而胆氣之不足也。禾熟於秋。金令王也。故木敗而死。脉至弦縷者。如弦之急。如縷之細。真元虧損之脉也。胞。子宮也。命門。元陽之所聚也。胞之脉繫於腎。腎之脉繫於舌本。胞氣不足。當靜而無言。今反善言。是陰氣不藏。而虛陽外見。時及下霜。虛陽消敗而死矣。故與其善言者。不若無言者。為腎氣猶靜。而尚可治也。脉至交漆者。如寫漆之交。左右傍至。纏綿不清也。微見。初見

也。三十日為月建之易。而陰陽偏敗者。不過一月之期也。脉至湧泉者。如泉之湧。有升無降。而浮鼓於肌肉之中。是足太陽膀胱之氣不足也。膀胱為三陽而主外。今其外實內虛。陰精不足。故為少氣。當至味韭。英之時而死。者以冬盡春初。水漸衰也。脉至頽土之狀。虛大無力。而按之即不可得。肝氣即脾氣。脾主肌肉也。黑為水之色。土敗極而水反乘之。故當死。壘蘊同。即蓬蘊之屬。蘊有五種。而白者發於春木王之時。土當敗也。脉至懸雍者。如懸雍浮揣切之。益大者。浮短孤懸。有上無下也。俞皆在背為十二經。藏氣之所繫。水凝而死。陰氣盛而孤

陽絕也。脉至偃刀者。浮之小急。如刀口也。按之堅大急。如刀背也。此以五藏菀熱。而發為寒熱。陽王則陰消。故獨并於腎也。腰者腎之府。腎陰既虧。則不能起。坐立春陽盛。陰日以衰。所以當死。脉至如丸者。短而小也。直當也。言滑小無根。而不勝按也。大腸應庚金。棗葉生初夏。火王則金衰。故死。脉至如華。如艸木之華。而輕浮柔弱也。小腸屬丙火。與心為表裏。小腸不足。則氣通於心。善恐。不欲坐卧者。心氣怯而不寧也。行立常聽者。恐懼多而生疑也。丙火墓於戌。故當季秋死。

决死生

帝曰。决死生奈何。岐伯曰。形盛脉细。少气不足以息者危。形瘦脉大。胃中多气者死。形气相得者生。参伍不调者病。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。上下左右之脉。相应如参。春者病甚。上下左右相失。不可数者死。中部之候。虽独调。与众藏相失者死。中部之候。相减者死。目内陷者死。以左手足上。上去踝五寸。按之。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。其应过五寸以上。蠕蠕然者不病。其应疾。中手浑浑然者病。中手徐徐然者病。其应上不能至五寸。弹之不应者死。是以脱肉身不去者死。中部乍踈乍数者死。其脉代而钩者病。在络脉。九候之相应也。上下若一。不得相失。一候浚则病。二候浚则

病甚。三候后则病危。所谓浚者。应不俱也。察其府藏。以知死生之期。必先知经脉。然后知病脉。真藏脉见者。胜死。是太阳气绝者。其足不可屈伸。死必戴眼。帝曰。冬阴夏阳。奈何。岐伯曰。九候之脉。皆沈细悬绝者。为阴。主冬。故以夜半死。盛躁喘数者。为阳。主夏。故以日中死。是故寒热病者。以平旦死。热中及热病者。以日中死。病风者。以日夕死。病水者。以夜半死。其脉乍踈乍数。乍迟乍疾者。日乘四季死。形肉已脱。九候虽调。犹死。七诊虽见。九候皆逆者。不死。所言不死者。风气之病。及经月之病。似七诊之病。而非也。故言不死者。有七诊之病。其脉候亦败者。死矣。必发臆噫。必审

問其所始病。與今之所方病。而後各切循其脉。視其經絡。浮沉。以上下逆從循之。其脉疾者。不病。其脉遲者。病。脉不往来者。死。皮膚著者。死。帝曰。其可治者。奈何。岐伯曰。經病者。治其經。孫絡病者。治其孫絡。血病身有痛者。治其經絡。其病者在奇邪。奇邪之脉。則繆刺之。留瘦不移。節而刺之。上實下虛。切而按之。索其結絡。脉刺出其血。以見通之。瞳子高者。太陽不足。戴眼者。太陽已絕。此決死生之要。不可不察也。手指及手外踝。五指留鍼。

解 此問謂形証脉息。而欲預知其死生也。形盛脉細。而少氣不足。以息者。外有餘而中不足。枝葉盛而根本

虛也。故危亡近矣。形體消瘦。而脉反大。胃中反多氣。著陰不足。而陽有餘也。陰形既敗。孤陽無獨留之理。故曰。死。體貌為形。陰也。運行屬氣。陽也。故形以寓氣。氣以運形。陰陽當和。不得相失。如形盛脉大。形瘦脉細。皆為相得。相得者生。反此者危也。三以相參。五以相類。謂之不調。凡或大或小。或遲或疾。注來出入。而無嘗度者。皆病。脉也。三部九候。皆相失者。謂失其常。故死。上下左右。即三部九候。而各有左右也。參春。謂大數。而鼓如杵之春。陽極之脉也。故曰。病甚。甚至息數相失。而不可以數計者。死。三部之脉。上部在頭。中部在手。下部在足。此言中

部之脉。雖獨調而頭足象藏之脉。已失其常者。當死。若
 中部之脉。減於上下二部者。中氣大衰也。亦死。五臟六
 腑之精氣。皆上注於目。而為之精。目內陷者。陽精脫矣。
 故必死。手足之絡。皆可取而驗之。手踝之上。手太陰肺
 絡也。足踝之上。足太陰脾絡也。肺藏氣而主治節。脾屬
 土而主灌溉。故可取之以察吉凶。夫應過五寸以上。氣
 脉充也。蠕蠕蟲行貌。謂其奕滑而勻和也。是為不病之
 脉。其應疾者。夫疾。急疾也。渾渾濁亂也。徐徐遲緩也。不
 能至五寸者。氣脉衰。彈之不應者。氣脉絕。故微則為病。
 而甚則為死也。脾胃竭則肌肉消。肝腎敗則筋骨憊。肉

脫身重。死期至矣。不去者。不能動搖來去也。中部兩手
 脉也。乍疎乍數者。氣脉敗亂之兆也。故死代而鈎者。俱
 應夏氣。而夏氣在絡也。九候之脉。上下若一。言其大小
 遲疾。皆貴乎和平也。脉應不俱者。脉失常度。逆順無倫
 也。察其克賊生王。而可知生死之期也。經者常脉。病者
 變脉。不知其常。不足以知變也。真藏脉見者。謂遇其勝
 已之時而死。如肝見庚辛。脾見甲乙之類是也。足太陽
 氣絕者。血枯筋急。足不可屈伸而死。必戴眼者。睛上視
 而瞪也。夫冬夜半者。謂一日之冬也。陰盡陽生。故陰極
 者死。夏日中者。謂一日之夏也。陽盡陰生。故陽極者死。

平旦者。謂一日之春。陰陽之半也。故寒熱病者。亦於陰陽出入之時而死。熱病者。以陽助陽。真陰竭也。故日中死。日夕者。謂一日之秋也。風木同氣。遇金而死。水病者。庚子生壬。邪盛極也。故半夜死。脉變不常。中虛無主。日之四季。辰戌丑未也。四季為五行之墓地。故敗竭之藏。遇之而死。脾主肌肉。為五臟之本。未有脾氣脫而能生者。故九候雖調。亦死。七診雖見。九候皆逆者。謂脉順四時之令。及得諸經之躰者。雖有獨大獨小等脉。不至死也。故偶感於風。則陽分之脉。或大或疾。經月者。常期也。故適值去血。則陰分之脉。或小或遲。或為陷下。此皆似

七診之脉。而實非也。皆不可以言死。然則非外感及經月之病。而得七診之脉者。非吉兆也。夫風氣經月之病。本非七診之類。若其果係脉息証候之敗者。又非不死之比。然其死也。必發噦噫。蓋噦出於胃。土氣敗也。噫出於心。陰邪勝也。凡診病之道。必問其始病者。察致病之繇也。求今之方病者。察見在之証也。本末既明。而後切按其脉。以參合其在經在絡。或浮或沉。上下逆逆。各因其次。以治之也。脉疾者。言力强有神。脉遲者。言氣衰不足。若脉不往來者。陰陽俱脫。皮膚著者。血液已盡。經脉為裏。支而橫者為絡。治其經。謂即其經而刺之也。絡之

小者為孫。即絡脉之別而浮於肌膚者也。凡病在孫絡者。急取之以瀉其邪。而出其血。故曰治其血。血病而身痛者。不止於孫絡。而經亦有滯也。當隨其經絡而治之。奇邪者。不入於經。而病于絡也。邪客大絡。則左注右。右注左。其氣無常處。故常繆刺之。病之留瘦者。留是留滯也。瘦是形消瘦也。不移是不遷動也。凡病邪久留不移者。必於四支八竅之間。有所結聚。故當於節之會處。索而刺之。斯可平也。上實下虛。有所隔也。故當切其脉以求之。逆其經以取之。索其絡脉之有結滯者。刺出其血。結滯去。而通達見矣。瞳子高者。目上視也。戴眼者。上視

之甚。而定直不動也。此言足太陽之証。而分其輕重。以決死生也。末節義不相屬。及前節單言太陽。而不及他經。必皆古文之脫簡也。

脉有陰陽真藏

黃帝問曰。人有四經。十二逆。何謂岐伯對曰。四經應四時。十二逆應十二月。十二月應十二脉。脉有陰陽。知陽者知陰。知陰者知陽。凡陽有五。五五二十五。陽所謂陰者。精藏也。見則為敗。敗必死也。所謂陽者。胃腕之陽也。別於陽者。知病處也。別於陰者。知死生之期。三陽在頭。三陰在手。所謂一也。別於陽者。知病忌時。別於陰者。知死生之期。謹熟

陰陽無與衆謀。所謂陰陽者。去者為陰。至者為陽。靜者為陰。動者為陽。遲者為陰。數者為陽。

解。四經應四時。肝木應春。心火應夏。肺金應秋。腎水應冬。不言脾者。脾主四經而土王四季也。十二從應十二月。手有三陰三陽。足有三陰三陽。以應十二月之氣。而在人則應十二經之脉也。脉有陰陽。最當詳辨。必知陽脉之躰。而後能察陰脉。必知陰脉之體。而後能察陽脉。陽中有陰。似陽非陽也。陰中有陽。似陰非陰也。辨陰陽未必難。辨真假為難耳。夫陽脉有五者。即五臟之脉。如肝弦。心鉤。脾奩。肺毛。腎石也。以一藏而兼五脉。則五

藏互見。是為五又二十五脉也。然五藏之脉。皆不可無胃氣。故曰五陽。所謂陰者。無陽之謂。無陽者。即無陽明之胃氣。而本藏之陰脉獨見。如但弦但鉤之類。是為真藏。胃氣敗也。故必死。胃屬陽明。胃腕之陽。言胃中陽和之氣。即胃氣也。五藏賴之。以為根本者也。能別陽和之胃氣。則一有不和。便可知疾病之所。能別純陰之真藏。則凡遇生克。便可知死生之期也。三陽在頭。指人迎也。三陰在手。指氣口也。人迎氣口相依。所謂一也。別於陽者。復言真藏胃氣。忌時。言氣有衰旺。病有時忌也。別於陰者。謂惟陰無陽。死期之脉也。蓋陰陽之理。不可不熟。

若能謹其獨聞獨見。則自不與衆之所謀也。脉之陰陽。其槩如此。得陽者生。得陰者死。此其要矣。

骨枯肉陷真藏脉見者死

大骨枯藁。大肉陷下。胃中氣滿。喘息不便。其氣動形。期六月死。真藏脉見。乃予之期日。大骨枯藁。大肉陷下。胃中氣滿。喘息不便。內痛引肩項。期一月死。真藏見。乃予之期日。大骨枯藁。大肉陷下。胃中氣滿。喘息不便。內痛引肩項。身熱。腕肉破。真藏見。十日之內死。大骨枯藁。大肉陷下。肩髓內消。動作益衰。真藏未見。期一歲死。見其真藏。乃予之期日。大骨枯藁。大肉陷下。胃中氣滿。腹內痛。心中不便。肩

項身熱。破。腕肉。目匡陷。真藏見。目不見人立死。其見人者。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。急虛。身中卒至。五藏絕閉。脉道不通。氣不注來。譬於墮溺。不可為期。其脉絕不來。若人一呼五六至。其形肉不脫。真藏雖不見。猶死也。真肝脉至。中外急。如循刀。刃。責責然。如按琴瑟弦。色青白不澤。毛折乃死。真心脉至。堅而搏。如循薏苡子。累累然。色赤黑不澤。毛折乃死。真肺脉至。大而虛。如以毛羽中人膚。色白赤不澤。毛折乃死。真腎脉至。搏而絕。如指彈石。辟辟然。色黑黃不澤。毛折乃死。真脾脉至。弱而乍數乍疎。色黃青不澤。毛折乃死。諸真藏脉見者。皆死不治也。黃帝曰。見真藏。曰死。何

也。岐伯曰。五藏者。皆稟氣於胃。胃者五藏之本也。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。必因於胃氣。乃至於手太陰也。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為。而至於手太陰也。故邪氣勝者。精氣衰也。故病甚者。胃氣不能與之俱至。於手太陰。故真藏之氣獨見。獨見者。病勝藏也。故曰死。帝曰善。

解 大骨大肉。皆以通身而言。如肩脊腰膝。皆大骨也。尺膚臂肉。皆大肉也。肩垂項傾。腰重膝敗者。大骨之枯藁也。尺膚既削。臂肉必枯。大肉之陷下也。腎主骨。骨枯則腎敗矣。脾主肉。肉陷則脾敗矣。肺主氣。氣滿喘息。則肺敗矣。氣不歸原。形體六動。孤陽外浮。而真陰虧矣。三

陰虧損。死期不出六月。六月者。一歲陰陽之更變也。若其真藏脈已見。則不在六月之例。可因克賊之日而定其期矣。亦有內痛引肩項。病及心經矣。較前已甚。期一月死。一月者。斗建移而氣易也。亦有身熱者。陰氣去也。脫肉者。肌肉消盡也。破胭者。卧久骨露。而筋肉敗也。是為五藏俱傷。而真藏又見。當十日內死。十日者。天干盡而旬氣易也。骨枯肉陷。脾腎已虧。兼之肩髓內消。動作益衰。雖証未全。真藏未見。然敗竭已兆。僅支一年。歲易氣新。不能再振矣。若一見真藏。乃可必其死期也。五藏敗証俱見。而目匡陷。真藏見。目不見人者。神氣已脫。故

當立死。若其見人者，神氣猶在，故必待克賊之時而死也。惡虛者，言元氣暴傷而忽甚也。故其邪中於身，必猝然而至。譬之墮者，溺者，且時莫測，有不可以常期論也。若脈絕不至，或一呼五六至者，皆藏氣竭而命當盡也。故不必其形肉脫而真藏見，以漸衰憊而死，有期也。肝之真藏，如刀，如琴瑟弦者，言細急堅搏，而非微弦之本體也。青本木色，而兼白不澤者，金克木也。五藏率以毛折死者，皮毛得血氣而充，毛折則精氣敗矣。故皆死。心脈堅而搏，如循薏苡子者，短實堅強，而非微鈞之本。心脈之真藏也。赤本火色，而兼黑不澤者，水克火也。

故死。肺脈大而虛，如以毛羽中人膚，浮虛無力之甚，而非微毛之本躰。肺脈之真藏也。白本金色，而兼赤不澤者，火克金也。故死。腎脈搏而絕，搏之甚也。如指彈石，辟然沈而堅也，皆非微石之本躰，而為腎脈之真藏也。黑本水色，兼黃不澤者，土克水也。故死。脾脈弱而乍數乍疎，則和緩全無，而非微與弱之本躰。脾脈之真藏也。黃本土色，而兼青不澤者，木克土也。故死。凡得此脈，乃無胃氣之脈，即名真藏，皆為不治也。胃為水穀之海，以養五藏，故為之本。穀入於胃，以傳於肺，五藏六府皆以受氣，故藏氣必因於胃氣，乃得至於手太陰，而脈則見。

於氣口。此所以五藏之脉。必賴胃氣以為之主也。以時自為者。如春而但弦。夏而但鈞之類。皆五藏不因於胃氣。即真藏之見也。凡邪氣盛而正氣竭者。是病勝藏也。故真藏之邪獨見。真藏獨用者。胃氣必敗。故不能與之俱。至於手太陰。則胃氣不見於脉。此所以為危兆也。

陰陽虛搏病候死期

陰搏陽別。謂之有子。陰陽虛。腸辟死。陽加於陰。謂之汗。陰虛陽搏。謂之崩。三陰俱搏。二十日夜半死。二陰俱搏。十三日夕時死。一陰俱搏。十日平旦死。三陽俱搏。且鼓。三日死。三陰三陽俱搏。心腹滿發盡。不得隱曲。五日死。二陽俱搏。

其病溫。死不治。不過十日死。

解。陰陽虛者。尺寸俱虛也。腸辟。利膿血也。胃氣不留。魄門不禁。而陰陽虛者。藏氣竭也。故死。而陽加於陰。陰氣泄矣。故陰脉多陽者。多汗。陰虛者。沉取不足。陽搏者。浮取有餘。陽寔陰虛。故為內崩失血之証。三陰。手太陰肺。足太陰脾也。搏。即真藏之擊搏也。二十日者。脾肺成數之餘也。夜半。陰極。氣盡故死。二陰。手少陰心。足少陰腎也。十三日者。心腎之成數也。夕時者。陰陽相半。水火分爭之會也。一陰。手厥陰心主。足厥陰肝也。十日者。肝心生成之數也。平旦者。木火王極。而邪更甚。故死。三陽。

手太陽小腸。足太陽膀胱也。水一火二。故死在三日。其死之速者。以既搏且鼓。陽邪之盛極也。三陰三陽。脾肺小腸膀胱也。四藏俱搏。則上下俱病。故在上則心腹脹滿。至於發盡。發盡者。脹之極也。在下則不得隱曲。陰道不利也。四藏俱病。惟以胃氣為主。土數五。五數盡而死矣。二陽手陽明大腸。足陽明胃也。十日者。腸胃生數之餘也。

精明五色

夫精明五色者。氣之華也。赤欲如白裹朱。不欲如赭。白欲如鷺羽。不欲如鹽。青欲如蒼璧之澤。不欲如藍。黃欲如羅裏雄黃。不欲如黄土。黑欲如重漆色。不欲如地蒼。五色精微象見矣。其壽不久也。夫精明者。所以視萬物。別白黑。審短長。以長為短。以白為黑。如是則精衰矣。

解。精明見於目。五色顯於面。皆五氣之精華也。視精明。察五色。以此參伍。決死生之分也。白裹朱。隱然紅潤而不露也。赭。代赭也。色赤而紫。此火色之善惡也。鷺羽白而明。鹽色白而暗。此金色之善惡也。蒼璧之澤。青而明潤。藍色青而沉晦。此木色之善惡也。羅裏雄黃。光澤而隱。黃土之色。沉滯無神。此土色之善惡也。重漆之色。光彩而潤。地之蒼黑。枯暗如塵。此水色之善惡也。此皆

五色精微之象也。凶兆既見，壽不遠矣。五藏六府之精氣，皆上注於目，而為之精。故精聚則神全，若其顛倒錯亂，是精衰而神散矣。豈久安之兆哉。

五官五閱

黃帝問於岐伯曰：余聞刺有五官五閱，以觀五氣。五氣者，五藏之使也。五時之副也。願聞其五使當安出。岐伯曰：五官者，五藏之閱也。黃帝曰：願聞其所出，令可為常。岐伯曰：脉出於氣口，色見於明堂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，各如其常。經氣入藏，必當治裏。帝曰：善。五色獨決於明堂乎。岐伯曰：五官以辯，闕庭必張，乃立明堂。明堂廣大，蕃蔽見外，方壁

高基，引垂居外。五色乃治，平博廣大，壽中百歲。見此者，刺之必已。如是之人者，血氣有餘，肌肉堅緻，故可苦以鍼。黃帝曰：願聞五官。岐伯曰：鼻者肺之官也，目者肝之官也，口唇者脾之官也，舌者心之官也，耳者腎之官也。黃帝曰：以官何候。岐伯曰：以候五藏。故肺病者喘息鼻張，肝病者皆青，脾病者唇黃，心病者舌卷短，顴赤，腎病者顴與顏黑。黃帝曰：五脉安出。五色安見。其常色殆者如何。岐伯曰：五官不辯，闕庭不張，小其明堂，蕃蔽不見，又埤其牆，下無基，垂角去外，如是者，雖平常殆，况加疾哉。黃帝曰：五色之見於明堂，以觀五藏之氣，左右高下，各有形乎。岐伯曰：府藏

之在中也。各以次舍。左右上下。各如其度也。
解。此謂刺法。當知藏氣。欲知藏氣。當於五官。五閱而
察之。官者鼻眼口耳舌。五官也。閱外候也。使所使也。副
配合也。五藏之於中。五官見於外。內外相應。故為五藏
之閱。可為常者。常行之法。五藏之脉。察於氣口。五藏之
色。察於明堂。明堂者鼻也。色應其時。乃其常也。然色見
於外。而病在內。是為經氣入藏。故當治裏。關眉間也。庭
顏也。張布列也。蕃頰側也。蔽耳門也。壁牆壁也。基骨骼
也。引垂居外。謂明顯開豁也。此於五色之外。而言其部
位之隆厚也。五色乃治者。形色皆佳。是為壽具。故中百

歲也。若見此者。是為血氣充實。形色堅固。故刺之則病
已。而可善以鍼也。然則血氣內虛。形色外弱者。其不宜
用鍼可知。鼻為肺之竅。目為肝之竅。口唇為脾之竅。舌
為心之竅。耳為腎之竅。官者職守之謂。所以司呼吸。辯
顏色。納水穀。別滋味。聽聲音者也。此雖以五藏之色。見
於五藏之官。為言。然各部有互見者。又當因其理而變
通之。夫安出安見者。言脉色安然無恙也。常色殆者。謂
色本如常。而身亦危也。此又何知其故。若此者。部位骨
骼。既無所善。則脉色雖平。不免於殆。尚何疾之能堪哉。
是以人之壽夭。尤當以骨骼為主。五色見於明堂。而明

堂居面之中。故五藏之色。亦仍當有各部之辯。府藏居於腹中。各有左右上下之次舍。而面部所應之色。亦如其度也。

色藏部位脉病易難

雷公問於黃帝曰。五色獨決於明堂乎。小子未。知其所謂也。黃帝曰。明堂者鼻也。闕者眉間也。庭者頰也。蕃者頰側也。蔽者耳門也。其間欲方大。去之十步。皆見於外。如是壽必中百歲。雷公曰。五官之辨柰何。黃帝曰。明堂骨高以起。平以直。五藏次於中央。六府挾其兩側。首面上於闕庭。王宮在於下極。五藏安於胃中。真色以致。病色不見。明堂潤

澤以清。五官惡得無辨乎。雷公曰。其不辨者。可得聞乎。黃帝曰。五色之見也。各出其色部。部骨陷者。必不免於病矣。其色部乘襲者。雖病甚不死矣。雷公曰。官五色柰何。黃帝曰。青黑為痛。黃赤為熱。白為寒。是謂五官。雷公曰。病之益甚。與其力衰如何。黃帝曰。外內皆在焉。切其脉口。滑小緊以沉者。病益甚在中。人迎氣大緊以滑者。其病益甚在外。其脉口浮滑者。病日進。人迎沉而滑者。病日損。其脉口滑以沉者。病日進。在內。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。其病日進。在外。脉之浮沉。及人迎與寸口。氣小大等者。病難已。病之在藏。沈而大者。易已。小為逆。病在府。浮而大者。其病易已。人

迎盛堅者。傷於寒。氣口盛堅者。傷於食。雷公曰。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。黃帝曰。其色麤以明。沈天者為甚。其色上行者。病益甚。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。病方已。五色各有藏部。有外部。有內部也。色從外部走內部者。其病從外走內。其色從內走外者。其病從內走外。病生於內者。先治其陰。後治其陽。反者益甚。其病生於陽者。先治其外。後治其內。反者益甚。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。病從外來。目有所見。志有所惡。此陽氣之并也。可變而已。雷公曰。小子聞風者。百病之始也。厥逆者。寒濕之起也。別之奈何。黃帝曰。常候關中。薄澤為風。冲濁為痺。在地為厥。此其常也。各以其色言其

病。雷公曰。人不病卒死。何以知之。黃帝曰。大氣入於藏府者。不病而卒死矣。雷公曰。病小愈而卒死者。何以知之。黃帝曰。赤色出兩顴。大如拇指者。病雖小愈。必卒死。黑色出於庭。大如拇指。必不病而卒死。雷公再拜曰。善哉。其死有期乎。黃帝曰。察色以言其時。雷公曰。善乎。願卒聞之。黃帝曰。庭者首面也。闕上者咽喉也。闕中者肺也。下極者心也。直下者肝也。肝左者胆也。下者脾也。方上者胃也。中央者大腸也。挾大腸者腎也。當腎者臍也。面王以上者小腸也。面王以下者。膀胱子處也。顴者肩也。顴後者臂也。臂下者手也。目內眥上者膺乳也。挾繩而上者背也。循牙車以下

者股也。中央者膝也。膝以下者脛也。當脛以下者足也。巨
 分者股裏也。巨屈者膝臏也。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。各
 有部。分有部。分用陰和陽。用陽和陰。當明部。分。萬舉萬當。
 能別左右。是謂大道。男女異位。故曰陰陽。審察澤夭。謂之
 良工。沈濁為內。浮澤為外。黃赤為風。青黑為痛。白為寒。黃
 而膏澤為膿。赤甚者為血。痛甚為攣。寒甚為皮不仁。五色
 各見其部。察其浮沈。以知淺深。察其澤夭。以觀成敗。察其
 散搏。以知遠近。視色上下。以知病處。積神於心。以知往今。
 故相氣不微。不知是非。屬意勿去。乃知新故。色明不麤。沈
 夭為甚。不明不澤。其病不甚。其色散。駒々然未有聚。其病

散。而氣痛聚未成也。腎乘心。心先病。腎為應。色皆如是。男
 子色在於面王。為小腹痛。下為卵痛。其圈直為莖痛。高為
 本。下為首。疝癢陰之屬也。女子在於面王。為膀胱子處
 之病。散為痛。搏為聚。方圓左右。各如其色。形其隨而下。至
 臑為淫。有潤如膏狀。為暴食不潔。左為左。右為右。其色有
 邪。聚散而不端。面色所拍者也。色者青黑赤白黃。皆端滿
 有別。鄉別。鄉赤者。其色亦大。如榆莢。在面王為不日。其色
 上銳。首空。上向下。銳下向。在左右如法。以五色命藏。青為
 肝。赤為心。白為肺。黃為脾。黑為腎。肝合筋。心合脉。肺合皮。
 脾合肉。腎合骨也。

解 黃帝之時。諸臣中惟雷公獨少。故自稱小子。發此一問。謂五色之決。不獨在於明堂也。夫顏為額角。即天庭也。蕃蔽者。屏蔽四旁。即藩籬之義。十步之外。而骨骼明顯。其方大豐隆可知。故能壽終百歲。肺心肝脾之候。皆在鼻中。六府之候。皆在四旁。故一曰次于中央。一曰挾其兩側。下極居兩目之中。心之部也。心為君主。故曰王宮。惟五臟和平。而安於胸中。則其正色自致病。色不見。明堂必然清潤。此五官之所以有辨也。故不辨者。色失常度。而變易無辨也。五色之見。各有其部。惟其部骨弱陷之處。然後易於受邪。而不免於病矣。若其色部雖

有變見。但得彼此生王。互相乘襲。而無克賊之見者。雖病甚不殆矣。官五色者。言五色之有所主也。病之益甚者。言進也。方衰者。言退也。外內皆在表裏。俱當察也。脉口者。太陰藏脉也。故曰在中。而主五臟。人迎者。陽明府脉也。故曰在外。而主六府。脉口沈小緊沉者。陰分之邪盛也。人迎大緊以浮者。陽分之邪盛也。故病皆益甚。脉口為陰。浮滑者以陽加陰。故病日進。人迎為陽。沉滑者陽邪漸退。故病日損。損者減也。脉口人迎。經分表裏。故其沉滑浮滑。而病日進者。有在內在外之辨也。人迎寸口之脉。其浮沉大小相等者。非偏於陰。則偏於陽。故病

難已。病在藏者。在六陰也。陰本當沈。而大為有神。有神者。陰氣充也。故易已。若沈而細小。則真陰衰而為逆矣。病在府者。在六陽也。陽病得陽脉者為順。故浮而大者。病易已。若或浮小。亦逆候也。人迎主表。脉盛而堅者。寒傷三陽也。是為外感。氣口主裏。脉盛而堅者。食傷三陰也。是為內傷。間甚。輕重也。麤顯也。言色有顯而明。若沉夭者。其病必甚也。上行者。濁氣方升。而色日增。日增者。病日重。下行者。滯氣將散。而色漸退。漸退者。病將已。五色各有藏部。統言色藏所屬。可有分部也。外部言六府之表。六府挾其兩側也。內部言五藏之裏。五藏次於中。

央也。故凡病色先起外部。而後及內部者。其病自表入裏。是外為本。而內為標。故當先治其外。後治其內。若先起內部。而後及外部者。其病自裏出表。是陰為本。而陽為標。故當先治其陰。後治其陽。若反之者。皆為誤治。病必益甚矣。脉之滑大。以代而長者。陽邪之脉也。陽邪自外傳裏。故令人目有妄見。志有所惡。此陽并於陰而然。治之之法。或陰或陽。或先或後。擇其要者先之。可變易而已也。風病在陽。皮毛受之。故色薄而澤。痺病在陰。肉骨受之。故色冲而濁。冲深也。至如厥逆。病起四支。則病在下。而色亦見于地。地者。面之下部也。此其常候。故可

因其色以言其病。大氣大邪之氣也。夫大邪之甚者。未有不繇元氣大虛而得。邪得襲之。故致卒死。如拇指者。成塊成條。聚而不散也。此為最凶之色。赤者固不佳。而黑者為尤甚。皆卒死之色也。察色以言時。謂五色有衰王。部位有克賊。色藏部位。辨察明。而時可知也。庭者即相家謂之天庭也。天庭最高。色見於此。上應首面之疾。闕上者。眉心之上也。其位亦高。故應咽喉之疾。闕中者。中部之最高。故應肺。下極者。兩目之間。相家謂之山根。心居肺之下。故下極應心。下極之下為鼻柱。相家謂之年壽。肝在心之下。故直下應肝。膽附於肝之短葉。故肝

左應胆。而在年壽之左右也。年壽之下者。相家謂之準頭。是為面王。亦曰明堂。準頭屬土。居面之中央。故以應脾。準頭兩旁為方上。即迎香之上。鼻隨是也。相家謂之蘭臺。廷尉。脾與胃為表裏。脾居中而胃居外。故方上應胃。中央者。面之中央。謂迎香之外。顴骨之下。大腸之應也。挾大腸者。頰之上也。四藏皆一。惟腎有兩。四藏居腹。惟腎附脊。故四藏次於中央。而腎獨應於兩頰。腎與臍對。故當腎之下應臍。面王。鼻準也。小腸為府。應挾兩側。故面王之上。兩顴之內。小腸之應也。面王以下者。人中。是為膀胱子處之應。子宮也。凡人人中。平淺無

髭者多無子。是正子處之應。以上皆五歲六府之應也。顴為骨之本。居中部之上。故以應肩。臂接乎肩。故顴後以應臂。手接乎臂也。目內眥上者。闕下兩旁也。胸兩旁高處為膺。膺乳者。應胸前也。頰之外曰繩。身之後為背。故背應於挾繩之上。牙車。牙床也。牙車以下。主下部。故以應股。中央兩牙車之中央也。脛接于膝。足接于脛。以次而下也。巨分者。口旁大紋處也。股裏者。股之內側也。巨屈。頰下曲骨也。膝臏。膝蓋骨也。此蓋統指膝部而言。部分既定。陰陽乃明。陽勝者陰必衰。當助其陰以和之。陰勝者陽必衰。當助其陽以和之。陰陽之用。無往不在。

知其盛衰。萬舉萬當矣。陽從左。陰從右。左右者。陰陽之道路也。故能別左右。是謂大道。男女異位者。男子左為逆。右為從。女子右為逆。左為從。故曰陰陽。陰陽既辨。又必能察其潤澤枯夭。以決善惡之幾。庶足謂之良工也。凡言內者。內主在裏。在藏。外主在表。在府。皆言色也。五色之見於面部者。皆可因此而知其病矣。不仁。麻痺無知也。浮者病淺。沈者病深。澤者無傷。夭者必敗。散者病近。搏者病遠。搏聚也。上者病在上。下者病在下。神積於心則明。故能知己往來今之事。相氣不微。氣不能隱也。不知是非。無是非之惑也。屬意勿去。專而無貳也。新故。

即往今之義。色明不麤。言色之明澤不顯。而但見沈天者。其病必甚。若其雖不明澤。而亦無沈天之色者。病必不甚也。雅馬曰。駒駒然者。如駒無定散而不聚之謂。故其為病尚散。若有痛處。因於氣耳。非積聚成形之病也。水邪克火。腎乘心也。腎邪乘心。心先病於中。而腎色則應於外。其色見黑是也。不惟心腎。凡肝部見肺色。肺部見心色。腎部見脾色。脾部見肝色。及六府之相克者。其色皆如是也。面王上下。為小腸膀胱子處之部。故主小腹痛。下及卵痛。圜直者。色垂繞於面王之下也。莖陰莖也。高為本。下為首。因色之上下。而分莖之本末也。凡

此者。總皆孤疝癘陰之屬。女子面王之部。與男子同。而病與男子異者。以其有血海也。色散為痛。氣滯無形也。色搏為聚。血凝有積也。然其積聚之。或方或圓。或左或右。各如外色之形見。若其色淡下行。當應至尾。氾而為浸淫帶濁。有潤如膏之物。或暴因飲食。即下見不潔。此兼前後而言也。色見左者。病在左。色見右者。病在右。凡色有邪。而聚散不端者。病之所在也。故但察面色所指之處。而病可知矣。色者。言正色也。正色凡五。皆宜端滿。端謂無邪。滿謂充足。有別鄉者。言方位時。日各有所主之正向也。別鄉赤者。又言正向之外。而有邪色之見也。

赤如榆荚見於面王。非其位也。不當見而見者。非其時也。是為不日。不日者。失其常度之謂。此單舉赤色為喻。而五色之謬見者。皆可類推矣。其色上銳者。以首面正氣之空虚。而邪則乘之上向也。下銳亦然。其在左在右。皆同此法。夫五色五藏之配合。如青屬肝。肝合筋。凡色青筋病者。即為肝邪。而察其所見之部。以參酌其病情。諸藏之吉凶。可放此而類推矣。

脉色諸診

目赤色者病在心。白在肺。青在肝。黃在脾。黑在腎。黃色不可名者。病在胸中。診目痛。赤脉。芤上。下者。太陽病。芤上下。

者陽明病。芤外走內者少陽病。診寒熱。赤脉上下至。瞳子見一。脉一歲死。見一。脉半一歲半死。見二。脉二歲死。見二。脉半二歲半死。見三。脉三歲死。診齟齬齒痛。按其陽之來。有過者獨熱。在左左熱。在右右熱。在上上熱。在下下熱。診血証者。多赤多熱。多青多痛。多黑為久痺。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。寒熱身痛而色微黃。齒垢黃。爪上黃。黃疸也。安卧小便黃赤。脉小而瀉者。不嗜食。人病其寸口之脉。與人迎之脉。小大等。及其浮沉等者。病難已也。女子手少陰脉動甚者。姪子。嬰兒病。其頭毛皆逆上者。必死。耳間青脉起者。掣痛大便赤。瀉。瀉泄。脉小者。手足寒難已。瀉泄。脉小。手足

温泄易已。四時之變。寒暑之勝。重陰必陽。重陽必陰。故陰生寒。陽生熱。故寒甚則熱。熱甚則寒。故曰寒生熱。熱生寒。此陰陽之變也。故曰冬傷於寒。春生痺熱。春傷於風。夏生後泄。腸澼。夏傷於暑。秋生痰癰。秋傷於濕。冬生咳嗽。是謂四時之序也。

解 五藏六府。目為之候。故目之五色。各以其氣。而見本藏之病。脾應中州。胃中者。脾肺之部也。足太陽經為目下。目上網。故赤脉。上者為太陽病。足陽明經為目下。網。故赤脉。下上者為陽明病。足少陽經外行於銳眥。之後。故逆外走內者。為少陽病也。

寒熱者。當反其目以視之。中有赤脉。形如紅線。下貫瞳子。因其多少。以知其死之遠近也。齟齬。齒痛也。足陽明入上齒中。手陽明入下齒中。故按其陽脉之來。其脉太過者。其經必獨熱。而其左右上下。亦因其部而可察也。血脉者。言各部之絡脉也。赤黑青皆見者。陰陽互勝之色。故或寒或熱。黃疸。黃病也。疸有陰陽。脉小而濇者。為陰疸。陰疸者。脾土弱也。故不嗜食。氣口候陰。人迎候陽。故春夏人迎微大。秋冬寸口微大。此陰陽表裏之分也。若寸口人迎。大小浮沉相等者。非偏於陰。則偏於陽。病之所以難已。手少陰。左寸心脉也。重甚者。女子見之。是

為姪子。嬰兒漸成。水為之本。髮者腎水之榮。頭毛逆上者。水不足則髮乾焦。如草之枯者。必勁直而豎也。故以言死。此言既病。若無病而頭毛逆上者。即非吉兆也。耳者少陽胆之經。青者厥陰肝之色。肝胆本為表裏。青主痛。肝主筋。故為掣痛。赤辨者。血穢成條成片也。赤辨滄泄。火居血分。若脈小而手足寒。是為相反。所以難已。若止於滄泄而無赤辨。非火証也。脈雖小而手足溫。以脾主四肢。而脾氣尚和。所以易已。夫陰陽之氣。極則必變。故寒極則生熱。熱極則生寒。此天地四時消長更勝之道也。

能合脈色可以萬全

夫脈之小大滑濇浮沉。可以指別。五藏之象。可以類推。五藏相音。可以意識。五色微診。可以目察。能合脈色。可以萬全。赤脈之至也。喘而堅。診曰有積氣在中。時害於食。名曰心痺。得之外疾。思慮而心虛。故邪逆之。白脈之至也。喘而浮。上虛下寔。驚有積氣在胃中。喘而虛。名曰肺痺。寒熱得之。醉而使內也。青脈之至也。長而左右彈。有積氣在心下支胛。名曰肝痺。得之寒濕與疝同法。腰痛足清。頭痛黃脈之脈也。大而虛。有積氣在腹中。有厥氣。名曰厥疝。女子同法。得之疾使四支汗出。當風黑脈之至也。上堅而大。有積

氣在小腹與陰。名曰腎痺。得之沐浴清水而卧。凡相五色之奇脉。面黃目青。面黃目赤。面黃目白。面黃目黑者。皆不死也。面青目赤。面赤目白。面青目黑。面黑目白。面赤目青。皆死也。

解。脉小者細小。陰陽俱不足也。大者豁大。陽強陰弱也。滑者注來流利。血寔氣壅也。澀者往來艱難。氣滯血少也。浮者輕取。所以候表。沉者重按。所以候裏。夫如是者。得之於手。應之於心。故可以指而分別也。象氣象也。肝象木之曲直。而應在筋。心象火之炎上。而應在脉。脾象土之安靜。而應在肉。肺象金之堅斂。而應在皮毛。腎

象水之潤下。而應在髓骨。凡若此者。藏象之辨。各有所主。皆可以類而推也。相形相也。音五音也。類如肝音角。心音徵。脾音宮。肺音商。腎音羽。若以勝負相參。臧否自見。五而五之。二十五變。凡耳聰心敏者。皆可意會而識也。五色者。即肝青。心赤。脾黃。肺白。腎黑。此其常色也。至於互為生克。診有精微。凡目明智圓者。可以視察而知也。因脉以知其內。因色以察於外。脉色明則參合無遺。內外明則表裏具見。斯可萬全無失矣。赤者心之色。脉喘而堅者。謂急盛如喘而堅強也。心藏居高。病則脉為喘狀。故於心肺二藏獨有之。喘為心氣不足。堅為病氣

有餘。心脈起於心胸之中。故積氣在中。時害於食。積為病。氣積聚。痺為藏氣不行。外疾外邪也。思慮心虛。故外邪從而居之矣。白者肺色見也。脈喘而浮者。火乘金而病在肺也。喘為氣不足。浮為肺陰虛。肺虛於上。則氣不行而積於下。故上虛則為驚。下寔則為積。氣在胸中喘。而且虛。病為肺痺者。肺氣不行。而失其治節也。寒熱者。金火相爭。金勝則寒。火勝則熱也。其因醉以入房。則火必更熾。水必更虛。腎虛盜及母氣。故肺病若是矣。青者肝色見也。長而左右彈。言兩手俱長而弦強也。彈搏擊之義。是肝邪有餘。故氣積心下。及於支脈。因成肝痺。然

得之寒濕。而積於心下支脈者。則為肝痺。積於小腹前陰者。則為疝氣。總屬厥陰之寒邪。故云與疝同法。肝脈起於足大指。與督脈會於巔。故病必腰痛。足冷頭痛也。黃者脾色見也。脈大邪氣盛。虛為中氣虛。中虛則脾不能運。故有積氣在腹中。脾虛則木乘其弱。水無所畏。而肝腎之氣上逆。是為厥氣。且脾肝腎三經皆結於陰器。故名曰厥疝。而男女無異也。四支皆稟氣於脾。疾使之則勞傷脾氣。而汗易泄。汗泄則表虛。而風邪客之。故為是病。黑者腎色見也。上言尺之上。即尺外以候腎也。腎主下焦。脈堅而阜大者。腎邪有餘。故主積氣在小腹。與

陰處因成腎痺。其得於沐浴清水而卧者。以寒濕内侵。而氣歸同類。故病在下焦。而邪居於腎。凡此色脉之死者。皆兼一。蓋五行以土為本。而胃氣之猶在也。彼脉色之皆死。者。以無黃色。無黃色則胃氣已絕。故死。蓋脉可以决死生也。

經有常色絡無常變

黃帝問曰。夫絡脉之見也。其五色各異。青黃赤白黑不同。其故何也。岐伯對曰。經有常色。而絡無常變也。帝曰。經之常色何如。岐伯曰。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。皆亦應其經脉之色也。帝曰。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。岐伯曰。陰絡之色

應其經。陽絡之色變無常。隨四時而行也。寒多則凝泣。凝泣則青黑。熱多則淖澤。淖澤則黃赤。此皆常色。謂之無病。五色具見者。謂之寒熱。帝曰。善。

解 五藏合於五行。故五色各有所主。而經脉之色。亦與本藏相應。是為經之常色。絡脉兼陰陽而言。故無常變。絡有陰陽。而色與經應。亦有同異也。夫絡有陰陽。深而在内者。是為陰絡。陰絡近經。色則應之。故分五行。以配五藏。而色有常也。淺而在外者。是為陽絡。陽絡浮顯。色不應經。故隨四時之氣。以為進退。而變無常也。寒多熱多。乃陽絡之變色也。凝泣者。目淚為寒所凝也。淖澤

者濡而潤也。如前五色之應五藏者，皆常色也。常色者，無病之色也。若五色具見，則陰陽變亂失其常矣。故為往來寒熱之病。

新病久病毀傷脉色

帝曰：有故病，五藏發動，因傷脉色，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？岐伯曰：悉乎哉！問也。徵其脉小色不奪者，新病也。徵其脉不奪，其色奪者，此久病也。徵其脉與五色俱奪者，此久病也。徵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，新病也。肝與腎脉並至，其色蒼赤，當病毀傷，不見血，已見血，濕若中水也。

解 夫有故病者，舊有宿病也。五藏發動，觸感而發也。

若不辯脉色，則不知久病暴病之所至也。徵其脉，以驗其脉也。脉小者，邪氣不盛，色不奪者，形神未傷，故為新病。病久而經氣不奪者，有之。未有病久而形色不變者，故脉不奪而色奪者，為久病也。脉與色俱不奪者，無論新病久病，表裏俱無恙也。肝脉弦，肝主筋；腎脉沈，腎主骨。蒼者，肝腎之色；青而黑也，赤者，心火之色；心主血也。脉見弦沈而色蒼赤者，筋骨血脉俱病，故死。當為毀傷也。凡毀傷筋骨者，無論不見血，已見血，其血必凝，其經必滯，氣血凝滯，形必腫滿，故如濕氣在經，而同於中水之狀也。

五藏五色死生

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。黃如枳寔者死。黑如炁者死。赤如
 衄血者死。白如枯骨者死。此五色之見死也。青如翠羽者
 生。赤如雞冠者生。黃如蟹腹者生。白如豕膏者生。黑如烏
 羽者生。此五色之見生也。生於心。如以縞裹朱。生於肺。如
 以縞裹紅。生於肝。如以縞裹紺。生於脾。如以縞裹括樓實。
 生於腎。如以縞裹紫。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。色味當五藏。
 白當肺。辛。赤當心。苦。青當肝。酸。黃當脾。甘。黑當腎。鹹。故白
 當皮。赤當脈。青當筋。黃當肉。黑當骨。

解 色見青如艸滋者。純於青而色深也。此以土敗木

賊。全失紅黃之氣。故死。色黃黑如炁者。烟煤也。謂其色
 不澤。而衄血即死。血謂其色如赤紫而黑也。色白如枯
 槁。謂其無神也。凡此藏氣敗於中。則神色夭於外。五藏
 已敗。其色必夭。夭必死矣。此之謂也。青如翠羽之類。謂
 五色之明潤光彩。而見之者皆生也。夫生者。乃生氣也。
 言五藏所生之正色也。縞。素綿也。以縞裹五物者。謂外
 皆白淨。而五色隱然內見也。朱與紅皆赤。朱言其深。紅
 言其淺也。紺。青而含赤也。凡此皆五藏所生之正色。蓋
 以氣足於中。而後色榮於外。又有五色五味之合於五
 藏者。皆五行之一理也。肺主皮毛。故白當皮。心主血脈。

五色解微

故赤當脉。肝主筋。故青當筋。脾主肉。故黃當肉。腎主骨。故黑當骨也。此五藏五色合五脉。生死全具矣。

一五



